

答 中 消 遣

滑 稽 世 界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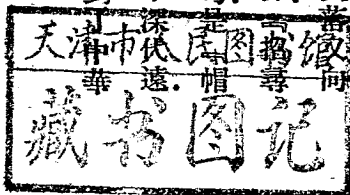
滑稽世界

第四編 滑稽之寓言

倒亂千秋過重陽

話說那位孟嘉老先生，在龍山宴飲，將一頂帽子吹落，當時年紀還輕，雖非杭鐵頭，却也正在出風頭的時候，絕不怕冷，所以絲毫沒有覺得。到後來年復一年，歲數漸漸的大了，每逢冷天，光着一個頭，冷颼颼的風，祇顧向腦袋上吹來，很有些吃不住，便有人勸他何不另買一頂新帽子，誰知這位

孟參軍，生性守舊，總捨不得這一頂舊帽，說與其求新，不如覓舊，但這頂帽子，既被山風吹落，向何處尋覓呢？恰好他有個朋友，正在那裏開廣告公司，便教給他法子，在各報上登了一條『失帽』的廣告，那篇廣告的原文，還是孟老先生自己做的，似詩非詩，似歌非歌，起首兩句，『子已隨大風去，此地空餘我的頭。』以下怎樣說法，也就無從稽考了，可是這個廣告登出之後，竟沒有發生什麼效力，又隔了不知多少年，到



民國時代。這位孟老先生。眼看着戴帽的人。越弄越多了。別說冷天。便是夏天。也各人戴着一頂草帽。孟老先生便喟然長歎道。如今大約是盛行高帽子的時代了。你看各人頭上。都聳着一頂高帽子。惟有我頭上。却比別人矮了一截。相形之下。未免太不雅觀。舊帽子既尋不着。祇好舍舊謀新。另辦一頂了。他心下雖然這樣打算。却又延擱了許多年。直到民國十一年。的九月。重陽節近。滿城風雨。害得他捧着頭。祇願曬冷。登時下了一個絕大的決心。立刻要買新帽子。但是他的頭寸。十分來得古怪。又像是圓。又像是方。算得是個不合時宜的古董頭腦。所以在左近各處帽子店裏配來配去。總配不着一頂合式的帽子。孟老先生氣極了。一天偶然看報見報上登着上海幾家帽子店的廣告。孟老先生一個轉念道。上海有這許多帽子店。要買一頂帽子。當然是很容易的了。況且我也久慕上海是個最好的地方。趁此前去游玩一番。也不枉了人生一世。當下便一個人搭了輪船到上海來。

到了上海的第二天。却好是重陽節。他早上起來。先在南京路上逛逛。信步走到先施公司門前一看。祇見上面掛着大減價的布招。窗中又陳列着許多呢帽。孟老先生大喜道。我來得正巧。他這裏

正在大減價，機有便宜貨可買了。當下便走了進去，想買帽子。誰知一進了門，可就把孟老先生害苦了。祇見到處花花綠綠，又夾着些電燈光，耀得人眼睛都睜不開來。那裏面更不知有多少人，擁擠。孟老先生那裏見過這種勢派，嚇得便想退出來，却又找不着門，祇得跌跌撞撞的跟着這些人走。一面走，一面口裏高聲嚷着買帽子！買帽子！大家見了他這個樣兒，都當他是個瘋子。哈哈大笑。他又羞又急，倒弄得滿頭是汗，似乎又用不着帽子了，便深悔多此一行。正在十分懊惱的當兒，遇着一個老者，對他說道：買帽子在二層樓上，你跟我走罷。孟老先生這時彷彿得了救星一般，便跟他上了樓。老者又指引他走到買帽子的櫃前，對那櫃夥說：這人要買帽子。櫃夥便去搬出幾頂呢帽來，教孟老先生揀。孟老先生揀了一頂，向頭上一戴，覺得很是合式，忙問要多少錢。櫃夥道：十二塊。孟老先生將舌頭一伸道：怎麼一頂帽子，要這許多錢。我從前被風吹落的那一頂舊帽子，買起來不過幾分銀子哩。櫃夥見他點頭默腦，心下很不耐煩，便道：我們這裏的貨色，都是這樣貴的。你要便宜貨，祇好向別處去。孟老先生見他這辭眉努目的樣兒，嚇得不敢則聲。還是那老者說道：你們這裏的呢帽，本有幾等價錢，你就揀一種最便宜的賣給他就是了。櫃夥不得已，又去

拿了幾只呢帽來，攢在孟老先生面前道：這是最底的貨色，每只六元。孟老先生搖了搖頭，嫌貴。那店夥不禁火星直冒，說道：你還是來買帽子，還是尋開心，說着那面孔格外難看了。孟老先生暗想：原來上海大公司裏的夥計，都是找着一般凶神惡煞來充當的。我若再不買，恐怕他要打上來了，還是趕快逃走罷。當下也顧不得那老者，便迴身拔腳飛跑。一時又慌又急，順着脚步亂闖，祇見鐵柵欄邊，有一間很小的房子，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直闖進去。隨後也有幾個人跟着進來，到得裏面，拍的一聲，那門口站着的一個男子，早將鐵門關上了。順手撥動機關，那間房子便動將起來，一直往下面卸下去。孟老先生大驚失色，暗道：我常聽人說上海有一種外國牢間，這個大約就是外國牢間。他們因我沒買帽子，所以罰我受罪，照這樣往下直卸，豈不要洗到地獄中去。那時我命休矣。正在着急，誰知一會兒倒又停住了。那男子又將門開了，裏面的人便走將出來。孟老先生這纔放了心，好容易又尋着了大門，跑出門外，長吁了一口氣道：這不是來買東西，簡直是來趕命了。孟老先生出了先施公司，又到處向人打聽買帽子的地方，好容易給他打聽着了。說望平街上帽子店最多，他便跑到望平街，走到馬敦和裏去，買了一只緞帽，花了一塊多錢，比較先施公司的呢

帽。自然便宜得多了。但是他心下却還有些捨不得。剛戴著新帽子。出了大門。忽然遇著一人。將他扯住道。喂。孟老先生。如何會到上海來。我正要想來找你哩。孟老先生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那開廣告公司的朋友。便道。你要找我做什麼。那朋友道。你說得好自在的話。你那個招尋失物的廣告。一直登到如今。已有一千幾百年了。況且行數又多。又登的是封面廣告。總算起來。怕不要幾十萬。就算我們朋友交情。多打些折扣。這筆帳也就算不清了。叵耐我雪片也似的發票。送到你那裏去。你總是音信杳然。我屢次想親自到你那裏來收取。又因道路太遠。實在事忙。分身不開。如今是不好了。幾家報館。都說你是個陳年爛帳。要逼住我吃賠帳。請問我這一個廣告公司。能有多少本錢。那裏賠得起。我着急得很。祇好要登門奉索。明天就想動身。不料今天倒遇着你。真是湊巧得很。請你將這筆錢。就還了我罷。孟老先生一聽廣告費要幾十萬。不禁嚇得魂飛天外。就想和他硬賴。忙道。這廣告是你勸我登的。就應該你替我出錢。況且我帽子始終沒有尋着。倒反而要白花廣告費。豈不冤哉枉也。那朋友登時放下臉色來。說道。你這個人好糊塗。不管你帽子尋得着尋不着。登了廣告。總是要出錢的。若說我勸你登廣告。就應該代你付錢。那麼我們開了這家廣告公司。

天天都在那裏兜廣告。倘然兜來的廣告，都要自己出錢，還沒有這許多家私來貼本哩。孟老先生被他說得沒有口開，暗想這事大約硬賴不得，祇好軟騙了，便道：你休得着急，我是和你取笑的。我這回到上海來，一者游玩，二者原要來付這筆廣告費，不瞞你說，如今我的東家桓溫已做了巡閱使了，我也升了參謀長，一年不知要搜刮到幾百萬，何爭這幾個錢的廣告費。我們好久不見，先找個地方坐一會談談，別後景况再說。見面就要錢，你這人也未免太小氣了。那朋友聽他這樣說，便又換了口氣，忙道：你的話說得正是。馬路上本不是談心之所，有屈你的大駕，就近到五芳齋去吃頓點心，借此談談罷。孟老先生這時肚子狠有些餓了，聽見吃點心，滿口答應道：狠好，便跟那朋友一直走到五芳齋，上到樓來，揀了副座頭，隨意點了幾樣點心來吃着。

孟老先生正低着頭吃得高興，忽聽得隣座上又有兩個人立起來，喊着他道：孟老先生，幾時來的，快請到這裏來同坐。孟老先生迴頭一看，原來是兩個洋裝朋友，面貌狠熟，一時却記不起來，祇在那裏發愣。那兩個人當中有一個年紀大些的，便笑道：孟老先生，怎麼倒不認得我們了，我就時劉夢得，他就是潘大臨呀，故人相見，不能相認，豈非可笑。孟老先生這纔恍然大悟，忙笑道：恕我眼拙，

多年不見，你們又改了裝，自然就認不清楚了。說着就走了過去。一同坐下，見桌子上擺着兩盆糕。孟老先生便道：「今天是重陽，讓我也來吃兩塊糕。應個景兒。」潘大臨道：「你且慢吃糕，我與劉君纔做了好幾首咏糕詩，先請你指教。」孟老先生訝然道：「劉兄從前因六經中沒有糕字，不敢題糕。」潘兄又因催租吏敗興，重陽詩祇做了一句，何以今天你們兩人一個竟放大了胆，一個也鼓勵了興致，忽然大做起詩來呢？」劉夢得笑道：「你說的還是幾千年前的古話。文學這件東西，也是隨時代爲變遷的。我們如今是適合世界潮流，要講究新文化了，便是做的詩，也都是新體詩。像我便要專揀那六經中沒有的字纔肯用，有時還要造出幾個新字來，纔顯得出我這創作的精神。至於潘兄從前做古詩，是要句斟字酌，所以一敗了興，就續不成了。目下一做了新體詩，却是洋洋灑灑，暢所欲言，不要說一首，便是幾十首，也可以揮毫立就。」孟老先生聽他們這樣說，也覺納罕，便向他們要詩來看。看了半天，忍不住搖起頭來，暗想：這不是咏糕詩，簡直是糟糕詩了。夢得便問道：「你爲什麼搖頭？敢算是做得不好麼？」孟老先生道：「不是，不是，你們說是新體詩，我看着却是古奧非凡，較諸周詰殷盤還來得佶屈聱牙的難讀哩。」大臨道：「孟老先生腦筋未免太舊了，竟連新體詩的趣味都不懂得。」孟

老先生道：你們要講究新文化，做新體詩，到底有什麼利益？夢得道：研究文學，那裏講得到什麼利益？但是不言利益，而利益也自在其中。這又合上一句古話，叫作書中自有黃金屋罷。不瞞你說，我和潘兄兩人，自從提倡新文化以來，便得着合國人的崇拜，名也有了，利也就來了。如今我也不住陋室，早已改建了大洋房了。潘兄也斷沒有催租吏上門，祇有人送錢來給他用了。我們老友面前，不說虛話。目前的景况，却很是寬裕了。孟老先生聽他說景况寬裕，便觸動了自己的心事，就將有人向他索廣告費告訴了他們兩人，求他們幫忙。兩人都答應了。孟老先生便去請那朋友過來，說明數目大了，彼此讓步些，對折付帳。由劉潘二人付款。那朋友也久已震着二人的大名，見他們肯擔任，便一口應承，還搶惠了鈔，先自別去。

他們三人一齊下樓，出了五芳齋的門。夢得便道：孟先生初到上海，我們還是和你到大世界去玩罷。我的本家天台劉晨，在報社裏，我和他有好久不見了。今天無事，倒可以乘便去訪他。一談。孟老先生道：提起大世界報，我聽得說故人孫盛，在那裏擔任編輯，有好幾年了。我這回既到上海，自然也要去看他。夢得道：如此便更好了。當下三人坐了車子，同到大世界，會着孫盛劉晨，他鄉遇故

人。大家自然格外歡喜。當下隨意在各處逛了一遍。又到大觀樓去閒眺了一回。總算是登高了。直到天色將晚。遊興已闌。纔別了孫劉二人出來。大臨道。重陽佳節。正宜一嘗持螯風味。我們還是到豫豐泰去吃蟹罷。夢得道。好好。正合吾意。當下又一路談着天步行到豫豐泰。剛要進門。忽見馬路旁邊。有一個印度巡捕。扭住了一個衣衫襤褸的老頭兒。三不放。便有許多人圍攏去看。夢得偶然高興。也走過去看看。忽然喊起來道。這也是個熟人呀。當下便分開了衆人。走近那老兒身前。問道。你不是桓景先生麼。爲何這樣狼狽呢。桓景抬起頭來一看道。原來是劉兄。好極了。請先救我一救。再談別的話罷。劉夢得便操着英語。問那巡捕。說這人是我的朋友。到底犯了什麼事。要捉住他。那巡捕見夢得衣服鮮明。勢派十足。倒也放和氣了許多。便說看此人的神氣。完全像個癩子。腰間破長衫裏面。又高高的凸起。不知藏着什麼東西。敢莫是偷來的。我便要上前去搜他。他却抵死不肯讓我搜。這豈不越見得是情虛麼。夢得便將這些話。又繙給桓景聽。桓景道。這真是冤枉極了。我腰間高高凸起。並非是別樣。便是那隻茱萸囊。裏面滿滿的盛着一囊茱萸。我怕他來奪去。就和奪了我的救命靈符去一般。所以抵死不放。夢得道。這又何必。你且將茱萸囊解下來交給我就是了。

桓景依言，將那茱萸囊遞與夢得。夢得便指給那巡捕看，又和他說了幾句。巡捕點點頭，對桓景揮揮手，說了一聲去，便自走開了。夢得便領着桓景，重走到豫豐泰門口。孟老先生和大臨兩人已經等得狠不耐煩了。夢得一面和他們說明緣由，一面又替桓景介紹。當下四個人一同上樓，揀着靠窗口的座位坐下。夢得忙吩咐堂倌盪酒煑蟹，飲酒中間，夢得又問起桓景爲何流落到這般地步。桓景嘆口氣道：「一言難盡。我當時受着費長房的指示，將一場大災避過了，心下正自十分欣幸，不料到了這民國時代，竟是年年有災，教人避無可避。避到北方，便受兵災；避到南方，可是什麼風災水災。我雖然仗着費仙人的妙術，也祇保住了一個身體。一家骨肉都已離散了，田地房屋也早已一掃而光了。如今祇落得在上海做癩三，真是可憐之至。說着不禁流下淚來。夢得便安慰他道：「我們今朝有酒今朝醉，這些事也不必談了。好在你既遇見了我，總可以替你設法。當下便大家開懷暢飲起來。酒逢知己千杯少，不覺一個個都吃醉了，動彈不得。幸虧豫豐泰的旅館執照，雖已吊銷，空房間是有的，便在那裏住了一宵。直到明天早上，纔從豫豐泰出來，見對門世界書局，有許多人挨挨擠擠的在那裏買新出版的十二期紅雜誌。夢得也去買了一本，翻開一看，不禁哈哈大笑道：

他們書坊裏的消息真靈。怎麼我們昨天這一天的事情，已經被獨鶴寫在上面，成了一篇重陽節的應時小說了。

毫毛變相

紅娘奉了鴛鴦小姐之命，傳遞柬帖兒。約張解元前來相會呀的一聲開動了角門兒，嬈嬈婷婷，款款盈盈，低着頭兒，徑向後花園行走。金蓮蹴損牡丹芽，玉簪兒抓住茶蘼架，一路自思自量，自言自語。他道：這一封書，端的是會親的符籙。那二十三歲，不曾娶親的優角兒了，不知歡喜到怎麼樣地步。一定要謝天謝地，謝我紅娘。一定要向我說道：紅娘姐，多蒙你做了撮合山，成就了小生的燕侶鴛鴦，圓滿了小生的鳳友鸞交。改日一片至誠心，送你一份謝媒紅，請你一席謝親酒。紅娘姐，紅娘姐，是你這般的至仁至義，大恩大德，教小生粉骨碎身，不能報你萬一也啊。張生張生，你的人品，你的志行，我從來心硬，一見了也留情，我不圖你的謝媒紅，我不貪你的謝親酒。張生張生……道言未畢，驀聽得茶蘼架後，樹枝兒颼颼的作響。紅娘喜道：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敢莫這優角兒跳

過粉牆來也。待我輕輕問一聲者。來人可是張相公麼。說時遲。那時快。陡見樹林背後。託地跳出一個黑凜凜。彪形大漢。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把紅娘嚇得呆了。渾身簍糠也似的抖動。兩隻小金蓮。恰似釘在泥地上一股。休想移動分毫。那大漢喝道。兀那鳥女子。甚麼張相公張相公的混叫。我老爺不姓張。卻姓李。梁山泊上黑旋風李逵。又號鐵牛的便是我。你說的張相公是。誰敢莫是我的兄弟。浪裏白條張。順你貪着他一身雪練也似的白肉。約他在這裏相會。兀那鳥女子。你快從實說來。若有半字虛假。老爺的板斧不認得人。吃我挖擦地一斧頭。包管斫下你的下半截來。李逵說了許多話。紅娘卻不則一聲。單把兩隻眼睛。直瞪瞪的瞧着黑旋風。只是發怔。李逵好生詫異。把右手的板斧。併在左手裏一起拿了。駢着兩個指頭。去那紅娘額上一點道。兀那鳥女子。……道言未畢。紅娘驀地裏向後栽倒。桃腮似土。檀口無言。多分是不能活了。李逵道。阿也。這般鳥女子。和潯陽江上婆娘一般嬌嫩。輕輕一點便倒了。似我鐵牛般的身子。便是四大金剛的拳頭也打我不倒。當下哈哈大笑了一陣。忽又轉念道。不妙不妙。我這來奉着軍師之命。訪請公孫勝下山。怎麼闖入了這所院落。嚇死了人家一個鳥女子。畢竟這個牛鼻子的公孫勝。躲在那

裏我若大聲喧笑。吃他聽得。暗暗地逃走了。須不是要。想定主見。便倒提了兩把斧頭。乘着星月明。一步步摸將進去。約莫走了五六十步。卻隱隱聽得有人念誦甚麼經號之聲。李逵肚裏尋思。那便被我覓着了。原來這牛鼻子躲在這裏。烏做聲般的念甚麼烏佛。待我乘他不備。大踏步闖將進去。不問情由。背了他便向外跑。李逵躍躍欲試的當兒。那裏面念經的人。坐在禪床上。正有些意馬心猿。拴縛不住。你道這人是誰。卻不是公孫勝。原來是櫛翠庵裏的妙玉。那天自從在瀟湘館外聽琴回來。坐上禪床。再也不能斷除妄想。趨向真如。那時雲影橫空。月華如水。屋上兩隻叫春貓兒。一遞一聲的嘶叫。猛想日間寶玉口中說甚麼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不覺一陣心跳耳熱。霎時間神不守舍。這隻禪牀。只是恍蕩不止。驀見窗外黑影一閃。託地逃進一個強人。手執着兩把明晃晃的板斧。妙玉嚇得發暈。做聲不得。李逵把板斧插在腰裏。騰出手來。把妙玉背在身上。道一聲公孫勝。你待躲向那裏去也。重又跳出窗外。沒多片刻。早把妙玉背出了園門。走不到三五里路。忽然人聲吶喊。火把照耀。山坡裏轉出一輛四輪車。瑞坐着一位先生。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乃孔明也。李逵那裏認識甚麼臥龍先生。只道是公孫勝的師父羅真人。前來攔截他的。

去路。罵一聲鳥道人。你怎敢遮住老爺的去路。惹動老爺性子。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手提住腰膀。把你鳥道人撞個半死。孔明不慌不忙的說道。無知狂夫。跳梁草寇。此時不降。等待何時。李達也不知他嘈些甚麼。暗想這鳥道人真疲賴。不給他吃些痛苦。怎識我鐵牛的利害。便把背上的。人。向地上一擦。腰間拔出兩把板斧。照準孔明的頭顱。劈面砍來。在這危急的當兒。卻聽得半空一片笑聲。有一位火眼金睛的怪佛。騰着筋斗雲。挾着金箍棒。把手搭涼棚。瞧得清切。不禁哈哈大笑。道。老孫弄這頑意兒。實在有趣得很。說話的不是別人。卻是齊天大聖孫悟空。……小子做這篇小說。算得荒乎其唐。西廂記接入水滸傳。水滸傳接入紅樓夢。紅樓夢接入三國志。三國志接入西遊記。甚麼紅娘李逵妙玉孔明孫悟空。都混合在一起兒胡鬧。起筆不難。難在收筆。便是荒乎其唐的文章。也要有個荒乎其唐的結束。列位看這裏。定要說你貪着一時筆下熱鬧。把這幾個不倫不類的人都拉上了臺。一個紅娘嚇死在園中。一個妙玉丟棄在路旁。一個李逵掄動板斧。一個孔明坐在四輪車裏。一個孫行者在雲端裏哈哈大笑。上臺容易下臺難。看你用着甚麼法兒。把這幾個人送下臺去。小子卻道。把這幾個人送下臺去。一些兒不難。小子請出這位齊天大聖。便是預備做這

篇遊戲小說的收筆。話既表明，接說大聖在雲端裏把手一招，只見嚇死在園中的紅娘，丟棄在路旁的妙玉，掄動板斧的李達，坐在四輪車裏的孔明，都一一回復了原形。原來這四個人，都是大聖身上的毫毛所變。大聖收回了毫毛，一個筋斗雲，翻向十萬八千里外去了。

楓隱云：紅娘妙玉李達孔明，既係孫行者之毫毛變相，不知篇中之孫行者，又係何物變相。戲以質諸瞻廬。瞻廬云：此管城子之毫毛變相也。

新舊豬戒八

有一位亡清遺老，替他兒子遺少訪請良師。一時有許多失館先生，紛紛毛遂自薦，想坐這隻冷板凳。可是遺老的眼光裏，一個都看不上。因此物色多時，還沒人充當其任。原來遺老遺少，腦後都拖着一條豚尾。他們家裏延請的先生，當然也要拖着一條豚尾。無奈前來謀館的，都把髮辮剪去，和亡清脫離關係。因此遺老見了，滿懷不樂，便不敢以兒子相託。豬八戒在雲端裏得了消息，哈哈大笑道：這回正用得着我老豬也。當下降落雲頭，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老儒模樣，又把臀部拖着的一

條尾巴。拔將下來。裝在腦後。儼然是一條滿清式的髮辮。又把九齒釘鈿。呵一口氣。便變成一條龍頭拐杖。化形完畢。便拖着髮辮。拄着拐杖。徑往遺老府上去求見。相見之下。遺老待以上賓。叩以學術。八戒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老猪件件都能。般般皆會。遺老大喜。立時掃除書室。聘爲西席。吩咐兒子遺少拜見猪先生。用心讀書。巴圖上進。猪八戒第一天授課。教的是一部中庸。便把遺少喚到書案前。問他好學不好學。遺少回言好學。八戒喜道。這纔是我的徒弟。你不見中庸上說。好學近乎猪麼。只要你肯專心向學。那怕不和我猪先生相似。又把中庸揭開。細細的講給遺少聽道。你莫小視我猪先生。我是很有來歷的。你看中庸上說。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猪。可見猪先生的道德學問。都是超超等的。我把你收做徒弟。你一輩子不可把我忘掉。將來造了宗祠。也要把我來配饗。生了子孫。也要把我來報恩。你不見中庸上說。宗廟饗猪。子孫報猪麼。遺少聽了。真個把猪八戒敬若神明。不敢藐視。猪八戒坐了幾天板櫂。覺得有些厭倦。便時時私自出門。到各處去閑逛。捱到飯熟時。方纔回來吃飯。遺老見了。老大的不滿意。便向先生發話道。老夫子有何貴忙。時時離館。除卻吃飯時。終日不見老夫子之面。終朝不聞老夫子之聲。八戒哈哈大笑道。不如此。便不

成爲老豬了。東翁相該讀過中庸，你不見中庸上說：視豬而弗見，聽豬而弗聞，麼？遣老聽說，氣得昏了。立時具了辭柬，把八戒辭退出門。八戒憤憤的說道：卻豬卻豬爲不恭，東翁把老豬辭卻，未免太不恭敬了。當下別了遣老，出了大門，把身一晃，復了本相，跳上雲端，恰和孫悟空打過照面。悟空道：老弟多天和你沒見面，你在那裏鬼混？八戒歎了一口氣道：老豬沒造化，做了幾天獼猴王，受了一肚皮悶氣，悟空大怒道：夯貨，你怎敢當着猴子罵獼猴？八戒笑道：師兄莫怒，我說的獼猴王，是坐板櫓的教書先生，不是花果山上的美猴王。悟空道：原來如此，你太不長進，偏偏去做人家的教書先生，合該要受這悶氣。現在世界潮流，趨向新文化一方面，今年輪着你值年，何不在新文化裏面，出些風頭，強似做那老學究，飽受人家的冷淡？八戒道：畢竟師兄知識高，老豬便改頭換面，再向下去走一遭，做一個大名鼎鼎新人物，發洩這一肚皮悶氣。

癸亥俱樂部裏，歡迎一位諸羅大學教授朱博士。這位朱博士，委實是一員新文化健將，他的主張，是崇拜禽獸，是崇拜自然美，是崇拜赤裸裸的真相。癸亥俱樂部裏的男女同志，欽仰這位朱博士的學識，因此開了一個大會，特地請他登臺演說。朱博士並不推辭，渾身西裝，手提着司的克履。

聲震震。大模大樣的前來赴會。衆人見他生得肥頭胖耳。肚腹膨脹。料想他滿肚皮都是學問。一定比衆不同。霎時間劈拍劈拍的掌聲。打得怪響。捧這位朱博士上場。朱博士放下司的克。跳上講臺。搬起着肥臀。向衆人行了一個鞠躬禮。然後發出吃糠般的聲調。當衆演說道。

諸君。世界的真美。惟有赤裸裸三個字。人生的真價值。惟有赤裸裸三個字。鄙人對於赤裸裸的學說。很費着多年研究的工夫。一面提倡獸性。一面鄙棄人格。因爲禽獸是赤裸裸的。禽獸的美是真美。禽獸的價值是真價值。人的品裕。遠出禽獸之下。推原其故。上古時代。人性和獸性不分。人也赤裸裸。獸也赤裸裸。那時的人。很有些文明氣象。自從軒轅老子。創造冠裳。人的品格。從此一落千丈。世人的眼光。不把赤裸裸的人當做人。卻把外表的衣裳當做人。穿着黃袍的。便認他是皇帝。穿着紅袍的。便認他是官吏。穿着青衫的。便認他是秀才。穿着布衣的。便認他是平民。只認衣衫不認人。便變成了一個虛偽世界。諸君諸君。這創造冠裳的軒轅老子。真是個戕賊人性的萬惡魔王。

衆人聽到這裏。又一片聲的鼓起掌來。異口同吻的高喚道。衣冠萬惡。赤裸裸萬歲。朱博士又續講

道。

鄙人的宗旨，是要打破這個虛偽世界，恢復上古時代赤裸裸的文明氣象，恢復獸性的自然美。古語說得好，毀冠裂冕，天下大治。衣冠萬惡，古人早已一眼窺破。只恨但有理論，未見事實。鄙人提倡赤裸裸的學說，先要從毀冠裂冕做起，好好的頭顱，爲什麼要戴這虛偽的冠冕，赤裸裸，赤裸裸，看鄙人從頭做起。

說時，便把自己戴的一頂禮帽，向外一撩，撩在數丈以外。一時臺下的男女同志，都受了朱博士的魔力，男帽女帽，拋棄滿地。朱博士又把衣襟解開，當衆說道：

拋棄冠冕，不過赤裸裸的一部分成績。衣冠萬惡，肉體神聖，鄙人竟首先解放了。

說時，又把上身的衣服，一齊脫卸，露出灰色也似的一身黑肉。臺下的男同志，也都如法泡製，個個赤起膊來。那些女同志，總覺得不好意思，單把外衣脫卸，留着一件貼肉短衫，不肯解放。朱博士在臺上催促道：

快快解放，快快解放。這件萬惡的襯衫，戀他做甚。諸君諸君，研究赤裸裸的學說，須從本身做起。

打破虛僞，披露真相，顯出冰清玉潔的皮膚，纔見得我們的真價值。

這些女同志，經朱博士連連催促，覺得解放又不是，不解放又不是，正在左右爲難之際，虧得雲端裏立着一位火眼金睛的孫大聖，把手搭涼棚，瞧個清切，喚一聲不妙不妙，老豬花言巧語，不懷着好意，鬧出事來，須不是耍，當下一個筋斗，翻落平地，仗着金箍棒，直向會場裏闖來，那些男女會員，見着一個雷神模樣的怪物，來闖會場，嚇得抱頭鼠竄，喊苦不迭，講臺上的朱博士，見他大師兄來了，就地一滾，恢復了豬八戒的本相，大聖縱步上前，揪住了八戒的蒲扇耳朵，直向外跑，八戒哀求道：「師兄且慢，老豬有一條尾巴，遺落在講臺左近，待我收拾了，再跟你走。」大聖向八戒臀後看時，果然光漣漣沒有尾巴，不覺笑道：「你這夯貨，怎麼自己的尾巴，也會忘掉。」八戒不答話，回到講臺左近，拾取了方纔放下的司的克裝，裝在臀部，便成了一條尾巴，立時跟着孫大聖，駕着雲頭去了。

蒼蠅大鬧森羅殿

鬼判官抬頭一望，喊聲不好，盈千累萬的蒼蠅，都飛向鬼門關來了，判官麾下的幾個鬼卒，也都昂

着鬼頭。探着鬼腦。向半空裏望這一望。不望猶可。望了時。都是面面相覷。變起鬼臉。都說好好的。一片青天。怎麼慘灰也似的。布滿了許多黑點。這蒼蠅何止數百萬。數千萬。比着蜜蜂結隊。蝗蟲排陣。還要利害。要是源源不絕的。只向冥間飛來。那麼黃泉路上。不是變做了蒼蠅世界麼。

在這當兒。黑無常和白無常。都是氣噓噓的趕來。見着判官。忙喚道。判官老爺不好了。不好了。判官道。你們這兩個鬼頭。怎麼不到陽間去勾魂攝魄。卻在這裏大驚小怪。黑無常愁眉淚眼的答道。好教老爺得知。年年中元前後。陽間總有多少死於瘟疫的新鬼。一批一批的解向這裏來。我們奉着牌票。東去勾魂。西去攝魄。再也不敢空閒。順便還好在陽間訛詐些錢鈔。供給我輩的吃着。可是到了今年。勾魂攝魄的牌票。難得到手。這幾天內。簡直不曾開過差使。手頭無錢。一些兒沒有生發。這便如何是好。判官詫異道。爲什麼今年的新鬼。來路這般缺乏。白無常指着半空裏的蒼蠅道。我們做無常的。全仗這盈千累萬的蒼蠅。散布陽間。替我們兜攬生意。可恨陽間的人。組織了甚麼撲蠅隊。把這盈千累萬的蒼蠅。一古腦兒都趕向黃泉路上來。他們撲滅蒼蠅不打緊。可是我們吃這碗無常飯的。陡然喪失了許多羽翼。只落得生意清淡。斷絕了一見生財的捷徑。這便如何是好。說到

這裏那半空裏的蒼蠅，竟紛紛的迎面撲來，慌得黑白無常，趕把手裏的芭蕉扇，亂搖亂揮，那時卻苦了這位鬼判官，原來判官是個鬚鬍頭，蒼蠅見了鬚鬍頭，便似怒馬奔槽，渴龍見水，立時成羣結隊，都到判官頭上來打公館，慌得判官舉起着兩隻鬼手，不住的在頭上亂拂，一邊的蒼蠅恰纔拂去，一邊的蒼蠅卻又飛來，判官叫苦不迭，捧着頭顱，領着鬼卒，急匆匆的到森羅殿上，啓奏閻羅大王去了，黑白無常也跟着鬼判官，同去奏報閻王知曉。

「有事出班啓奏，無事捲簾退班。」閻羅大王正高坐在森羅殿上，總理冥曹庶政，驀然間眼前一陣黑暗，幾百個蒼蠅，只在閻王面前打轉，也有飛上閻王鼻頭的，也有跳上閻王耳朵的，也有爬上閻王鬚鬍的，也有抓上閻王面皮的，閻王向來坐殿時，異常威嚴，端冕垂旒，動都不動，可是到了今朝，卻不能維持這副威嚴態度，舉起着手裏的象笏，只在面上亂拂亂掠，越是拂得快，蒼蠅越來得多，越是掠得急，蒼蠅越來得密，一時沒奈何，把頭顱亂晃亂搖，百般躲避，平天冠上挂的十二串珠旒，左右擺動，和蕩秋千一般模樣，閻王心裏憤怒，傳喚牛頭馬面，把這殿上的蒼蠅，一律押下地獄，誰料牛頭馬面，也在那裏暗暗叫苦，牛頭的頭上，馬面的面上，都是密密層層的攢聚着許多蒼蠅。

沒法把來驅散。當下聽得閻王傳喚，便擡着鋼叉，一齊上前聲僕。閻王吩咐把蒼蠅押下地獄。牛頭馬面怎敢怠慢，立時舉起鋼叉，向着空中的蒼蠅，亂攢亂刺。巨耐牛頭馬面只有叉鬼的本領，這回要叉蒼蠅，卻是獅子搏兔，枉用全力，氣噓噓的混鬧了一會子。鋼叉上面，卻不會叉住半個蒼蠅。空中的蒼蠅，反而越聚越多，把這九開間的森羅大殿，化做了蒼蠅世界，宛比降了一陣大大的黑雪，飄飄揚揚，都是蒼蠅在那裏打轉。一片噓噓的聲浪，布滿了四方上下。大有從前考試場中的光景。閻王見這情形，慌得手足無措，罵一聲該死的蒼蠅，可知道闕堂塞署，該當何罪。蒼蠅聽了，不來理會，依舊把這閻羅大王，緊緊的包圍起來。閻王沒奈何，待要逃往宮中，暫時躲避，誰料一批一批的警信，連珠礮般的報將進來。

第一批鬼廚房的廚頭，上殿啓奏，說今天的御廚食品，頓添了許多作料，飯裏也有蒼蠅，酒裏也有蒼蠅。山珍海肴，沒有一種不滿滿的堆着蒼蠅，因此奏聞大王，請旨定奪。第二批孟婆亭的孟婆，上殿啓奏，說今天所煮的茶湯，好生奇怪，茶湯上面，都密密的浮着一層蒼蠅，惹得往來過客，不敢購飲，請大王聖旨定奪。第三批後宮的鬼婢，上殿啓奏，說娘娘誤吞蒼蠅入肚，陡患肚痛，請大王速召

鬼醫生入宮診治。第四批販賣鬼饅頭的小鬼，上殿啓奏，說饅頭裏面的餡，本來是肉餡糖餡，今天的饅頭，好生奇怪，劈將開來，個個都是蒼蠅餡，惹得往來過客，不敢購食。請大王替小鬼作主，末了，一批便是鬼判官和黑白無常，都一一上殿來訴苦，說蒼蠅這般猖獗，實屬不成事體，倘不大申撻伐，痛加殲除，將來擾亂冥間秩序，妨礙陰司治安，來日正長，爲患匪淺。閻王得了這許多奏報，益發亂了主見。在這當兒，空中的蒼蠅越聚越多，嗡嗡嗡嗡的聲浪，越鬧越響。閻王猛然想起這許多蒼蠅，難道都是遭冤受枉而死，要我替他們伸冤雪枉不成。當下吩咐鬼判官，檢查昆蟲生死簿，畢竟這許多蒼蠅，可是命盡祿絕而死。判官領了旨意，攤開昆蟲生死簿，一行行的從頭檢查。查到蒼蠅名下，果然沒有一個是善終，都被陽世的滅蠅隊，用着新發明的蒼蠅拍，把這許多蒼蠅，一一拍死。蒼蠅冤氣冲天，沒處發洩，因此飛上森羅殿，請閻王把他們放還陽世，以盡天年。判官檢查完畢，把這事一一奏明了。閻王皺着眉頭道：蒼蠅年年都有，怎麼今年的蒼蠅，卻一律死於非命。判官奏道：蒼蠅是人類之敵，陽世研究衛生，所以把蒼蠅一一結果了生命。臣聞匹夫匹婦強死，魂魄猶能爲厲，何況萬萬生命乎。閻王歎道：陽間研究衛生，冥間卻不能衛死，陽間減少了許多人類之敵，冥間却

增加了許多鬼類之敵。只管活的受禍，不管死的受禍。陽世這般辦法，太不公平道。衆人的意思，要把這許多蒼蠅，送還陽世。爾等以爲何如？判官奏道：蒼蠅的軀幹已壞，萬萬不能復活。閻王道：既不能使他們復活，也該送入輪迴，使他們轉世投胎，做個人身，也不枉這番遭冤受枉而死。空中的蒼蠅，聽得閻王許他們轉世爲人，立時飛落庭除，靜悄悄沒有聲音。聽候閻王宣布恩旨。閻王宣讀道：蒼蠅的冤魂聽者，爾等終日營營，性喜勞動，着爾等轉世投胎，做個勞工去罷。蒼蠅聽說做勞工，老是不願意，撲動小翅，嗡嗡的飛舞起來。閻王急道：爾等不要鼓譟，既然不願意做勞工，便把第一道恩旨取消。爾等且聽後命。蒼蠅聽着，果然靜止不動。聽候後命。閻王又宣讀道：爾等滿口嗡嗡，大有文人習氣，着爾等轉世投胎，做個文人去罷。蒼蠅聽說做文人，依舊不願意。嗡嗡的重新又飛舞起來。閻王搖手道：不要鼓譟。爾等不願做文人，立即收回成命。另有恩旨：蒼蠅果又靜止不動。聽候後命。閻王又宣讀道：爾等鑽頭覓縫，喜熱惡涼，宜入利祿之途，以遂鑽謀之技。着爾等轉世投胎，做個官僚去罷。這道恩旨一下，階下無量數的蒼蠅，都是歡喜無量，向着閻王磕頭謝恩，做出磕頭蟲的模樣。謝恩完畢，一飛冲天，爭入輪迴，自去投胎轉世。森羅殿上，不見一個蒼蠅。閻王如釋重負，正待

回宮去休息。忽然急脚鬼又來奏報道。啓奏大王爺爺。鬼門關外。有盈千累萬的蚊蟲冤魂。前來闖關了。……畢竟閻王怎樣把蚊蟲退去。諒來和對付蒼蠅的方法差不多。小子一言表過。便省得在筆下搗甚麼鬼了。

無所不可

看官諸君。我這篇小說。爲甚麼叫做無所不可呢。我取這個奇怪的名目。我也有我的理由。因爲現在的世界。乃是個無所不可的世界。有了科學的進步。飛機可以在天上飛。潛艇可以在水底行。還有甚麼事做不到。這叫做科學的無所不可。有了思想的自由。人可以和鬼談話。隔着千里的人也可以會面。還有甚麼事做不到。這叫做思想的無所不可。根據這兩層無所不可。便產生出我這篇無所不可的小說來。一經說明。真是尋常的很。毫沒有甚麼奇怪。閒話表過不提。且說正文。

有一天。是個秋天。天氣漸漸冷了。我便往一家帽子店裏去買一頂帽。那店裏的夥計。拿出一頂來給我戴。我試了一試。覺得太大了。便道。先生。這頂帽子太大了。再要小一些的便行了。夥計笑道。你

真是壽頭。你的頭小了，何妨放大些。怎能怪人家的帽子太大。我道：奇談，奇談。我只聽見說，揀帽子就頭，不曾聽見說，將頭放大或縮小。使就帽子。夥計道：像我們帽子的大小，是頂合式的尺寸。大了小了，都不合宜。不但不美觀，而且腦筋也不靈敏。必須如我們的尺寸才對。我們是經過許多醫生考驗出來的尺寸。全店的帽子都是如此做的。買客的頭當然有大有小，但是大的可縮小，小的可放大。先生倘然相信我，我便來替你放一放。倘然不相信，請往別家去罷。我們這裏沒有了。我當時聞言，覺得很奇怪。本想試一試，既而一想，頭不是好玩的，怎能輕於嘗試呢。便謝了夥計，走出店門。往第二家帽子店裏去。第二家拿出來的帽子，也嫌太大。我向他調換。他也照第一家一般回答我。我辭謝他出來，往第三家去。也是如此。我知道家家都是如此，也不必再問第四家了。便硬着頭皮，大着膽子，請他將我的頭放大。那店裏的夥計答應了。先拿藥水塗在我頭腦的四周。塗好，再將帽子上。我只覺得其冷如冰，却也沒甚痛苦。停了五分鐘的光景，夥計說道：好了好了。放大成功了。他再拿鏡子給我照一照。果然戴這頂帽子正合式。也沒有大，也沒有小。我心裏覺得很稱心。便問他這頂帽子，甚麼價錢。他說道：帽價三圓六角，放大價五元。一共八元六角。我當時覺得太貴，却是交

易已成，已不能說不要，只好付了他一張十元的鈔票，請他找給我一元四角，夥計接着鈔票，摸摸衣袋裏，說道：沒一元的鈔票，一面說，一面摸出一把剪刀來，將那十元的鈔票剪了一隻角還我。又找我四個銀角子，我當時不覺大驚，問道：這剪破了的鈔票，有什麼用呢？夥計笑道：你莫是鄉下人，這張鈔票是十元的，上面有細綫劃分為十個小方塊，每塊抵一元，可以剪下來用的，這鈔票是新式的，你還是第一次用麼？我聞言，將他全張的鈔票討回來一看，果然不錯，上面有細綫劃分為十塊，夥計剪給我的正是十分之一，他拿去的是十分之九，我看明白了，才放了心，收了這新式的鈔票，戴了新帽子，很高興的走出來，覺得頭腦也清爽了許多，想是頭放大了的緣故。

走不多遠，便是一家洋行，那洋行的招牌是外國字，玻璃窗裏張的告白，也都是外國字，外國字我向來不認識的，這回不知為何，一見便能認識，自己想想，莫不是這頂帽子的關係，不是，不是，乃是頭放大了的關係，如此，我花了五元放一放頭，到也值得，由此類推，世上頭腦不清的人，或是性質鈍的人，也用不着甚麼教育，只將他的頭放大或縮小，使他合格，豈不立刻都成了聰明人麼？況且手續也不大貴，只消五元便夠了，何等便宜，我當時一面想着，一面走入洋行裏去，只見裏面陳列

的花花綠綠，說不盡的貨色，大約看了一看，有許多都標了名目，有生子器具，有返魂機，有無綫電燈，有透壁見物鏡，有造雞鴨機器，有掌中開花砲，有鬼學雜誌，有招魂術教科書，有鬼之世界，（書名）有改造面部藥水，還有許多，一時也看不清，只覺其中頂奇怪的便是生子器具，返魂機，造雞鴨機器等物，我當時便想買他一隻回來，試驗試驗，只見他標的價目，不禁嚇了一跳，生子機器，每副定價一萬元，返魂機每副二萬元，造雞鴨機器頂便宜，每副大的五百元，每次能造雞或鴨五十隻，小的二百元，每次能造雞或鴨二十隻，當時我摸摸身邊，還帶了三百多元的鈔票，我便大着膽子買了一副小的造雞鴨機器，自己想想，並不吃虧，每一次能造雞或鴨二十隻，每隻算買半元，二十隻便是十元，又除了五元的成本，二十隻淨賺五元，每次賺五元，十次五十元，只有四十次，本錢便回來了，還有什麼不合算呢，當時買定了，洋行裏替我揀了一副機器，又送給我一本說明書，我一并帶了回來，明天，便實行造製雞鴨了。

他的說明書裏說道，我們要製造雞鴨，須先知道構成雞鴨的原料，要知道構成雞鴨的原料是甚麼，須先知道雞鴨所吃的是甚麼東西，我們已經調查過了，雞鴨食料的大部分是米糠，青菜，清水。

如此。我們可以拿米糠、青菜、清水、各種原料來製造鷄鴨。但是許多科學家都失敗了。爲甚麼呢。因爲鷄鴨是動物。動物除了肉體以外。還有一個靈魂。禽獸的靈魂。雖然合人類不同。却不能說沒有。科學沒有進步的時候。只能造肉體。不能造靈魂。所以雖能造成動物。總是死的。不是活的。如今知道這個缺點了。知道將肉體造成而後。再須加上一個靈魂。科學也進步了。也能將靈魂和肉體融合在一起。到底這靈魂從何而來呢。我們要先知道靈魂是甚麼東西。原來凡是有生之物。都有靈魂。一種生物。他肉體死了。靈魂不死。不過散在空中。偶然和他種物質融合起來。便又變爲他種生物。所以人死了。靈魂不死。遇着禽獸的肉體。也可變禽獸。禽獸死了。靈魂不死。遇着人的肉體。也可變爲人。如此周流變化。無有窮期。我們根據此理。便可以造雞鴨了。也可以造一切的生物了。製造的方法。第一步。將構成肉體的原料集齊了。再從空中攝適宜的靈魂來。加入裏面。便完全成功了。說明書上。這一段理由。說得很充足。他下文又說了許多原料配合的方法和靈魂攝取的手續。說得很詳細。我看了非常滿意。立刻照樣試驗。第一次因手續不會完備。造了二十隻雞。一隻也沒有成功。但是第二次已有十五隻造成了。第三次二十隻完全造成了。因此我便開了一個雞鴨廠。將

所造的雞鴨。平價賣出。這機器出貨又很快。每次能造二十隻。每日能造千餘次。出貨既多。貨色又好。人人爭買。因此我便算發了一注小財。不到一年光景。居然賺了三萬多銀子。

我想我現在已有三萬銀子了。不如花二萬銀子去買一付返魂機。遇着重要的人物。死了以後。可以叫他復活。只要復活了一個闊人。所得的酬報。已不止二萬。這樣好生意。還有甚麼不可做呢。想罷。立刻去買了副返魂機。照例也有一本說明書。說明書上所說返魂的理由。和製造雞鴨差不多。無非是肉體和靈魂的關係。大約說人的肉體。到了一定的時期。便要損壞。損壞了便是死。我們可用科學的方法。可以將已損壞的除去。拿新的原質來補充。但是補充肉體易。補充靈魂難。因為靈魂到了一定的時期。也要和肉體脫離關係。靈魂脫離了肉體。便使肉體無損。人也要死。所以不得不另想方法。招致新的靈魂來充數。以前的科學家。不信有靈魂之說。所以也無招魂之術。現在的科學進步了。科學家知道肉體以外。再有靈魂。所以要死人復活。第一步須修補他肉體上的損壞。第二步便是招致靈魂。不過招致靈魂是一件很難的事。因為要新靈魂的性質和舊靈魂的性質差不多。才能融合得來。譬如一個聖賢死了。招一個強盜的靈魂來附在他肉體上。永遠不能成功。

的。反轉來說。一個強盜死了。招一個聖賢的靈魂來附在地身上。也永遠融合不來的。故此招魂一事。頂不容易。最好是老子死了。招兒子的魂來補充。因為父子的性質十有七八相近的。但是救得老子復活。兒子的靈魂沒有了。兒子又不能活。倘要再招一個靈魂來補充兒子的靈魂。又往何處去招呢。所以這件事在理論上說起來是很容易的。在實際上行起來倒不容易。但是科學萬能。無所不可。只要試行的人。手續靈敏而完備。那有辦不到的事麼。我當時讀了這一段說明書。只覺他的話很不錯。我雖然機器買了來。却因一時沒有機會實地試驗。直過了三過月的光景。才得到試驗的機會。

隔了三個月。離我家不遠的路上。來了三個叫化子。其中有一人。患病死了。我一聞此信。以為真是我試驗招魂的好機會。便帶了機器。先去檢驗那已死叫化子的肉體。將他已損壞的各部份。用醫學的方法。修補好了。然後用返魂機。檢查可有旁人的靈魂和他的靈魂相近。檢查的結果。是一個同伴。靈魂和他相近。我當時也不敢和他的同伴說明。只說道。這人死了可憐。我如今要救他活轉來。他同伴道。如此甚好。多謝先生。我便將返魂機套在已死的叫化子頭上。不多一刻。果然復

活轉來。但是一個同伴已無病而死了。我當時試驗成功。很是歡喜。第三個叫化子看見第一個叫化子復活了。也很歡喜。但是第二人又死了。他便要求我道：先生，我們三人是要好的朋友。你如今救活一人，却又死去一人。你既然能救第一人，總也能救第二人。還求你發點善心，再救一救罷。我當時正要作第二次試驗，便立即答允了他。先檢一檢靈魂，知道第三人和第二人又很相近。我便照施手術。第二人復活了。却是第三人又無病而死了。於是第一人、第二人又要求我再救他。我知道如此救一人，殺一人。周而復始，永無盡期。但是這一段秘密，却不可向他們說明。一經說明，不但他們不答應我，便是我以後試演，人家也要不信用我了。我只好故意的答允他們道：待我先查一查。這人是否能救。倘然萬不能救時，我也無法說着故意的查了一查，說道：此人肉體靈魂，皆受重傷。如要復活，也無不可。只不過所須的藥料太貴，手續太煩，非有二百多元的費用，不能救他活轉來。兩個叫化子聽了此話，自知無法可救，只好大哭一場而散。但是我的實驗已告成功了。下次試驗就可賣錢了。

自從我這招魂的名氣傳出而後，果然有人來請教我。第一次來的，是一個縣知事的兒子。因為他

老子縣知事死了。他便來請教我。許我五千銀子。我因為初次出馬。也不計較他多少。立刻答允了他。照施手術。果然救得這位縣知事復活了。但是無端冤死了一位吊客。我心裏覺得很不安。在我固然得了五千銀子。在他人空送了一條性命。未免太不合人道。但此話也不便說明。只好託旁人向那吊客的家屬說。我情願施手術使他復活。不要一錢。他家屬自然很歡喜的答允了。請我先施手術。我去查了一查。覺得很難。因為此人的靈魂太特別了。人類之中。竟找不到一個和他相近的靈魂。尋來尋去。只尋了一條牛的靈魂來補充。居然能融合無間。這吊客又復活了。我總算對得住他。不過冤死了一條牛罷。

第二次來請教我的是一位督軍。他的身價高。所出的代價當然也多。乃是二萬。我經過檢查之後。找了一個猴子的靈魂來補充。居然也大奏其效。哈哈。二萬銀子的機器成本。已到手了。第三次來請教我的是一位將軍。他出的代價也是二萬。我經過檢查之後。找了一隻馬的靈魂來補充。也告成功。我安然得了二萬銀子。第四次來請教我的是一位總長。他出的代價是三萬。我經過檢查之後。找了一隻野豬的靈魂補充了。當然也能成功。我又安然得了三萬銀子。我自此以後。生涯日佳。

雞鴨廠也不開了。造雞鴨的機器也送給友人去了。特此爲生，好不得意。誰知一夢醒來，前事皆幻。不過是做了一場夢怪罷。咳，做夢真無所不可，做小說也無所不可。紀夢的小說更無所不可。讀者切不要怪我亂說。

聖人逃難

却說三閭大夫屈原，因懷忠見嫉，自投汨羅。後人讀史至此，一個個激發天良，替他抱起不相干的，不平來。因此到了五月初五這天，大夥兒約着，造起幾十艘龍舟，綵紮玲瓏，奇巧奪目，用着許多駕駛能手，鼓槳如飛，奔騰追逐，看誰先到了一定地點，把設就的錦標搶了來。這就叫做端陽競渡。說是屈子冤死波濤，千秋遺恨，要用這些龍舟，渡他的忠魂義魄。雖是無聊之思，却也算得人心不死。古道猶存了。

講那屈子生而爲英，死而爲靈，身子雖然死了，那股取精用宏的浩然之氣，却是始終磨滅不去。依舊的道道遙遙，在那水府中過這游魂歲月，聽說陽間人民，爲他這般抱屈，想不到自己一片孤忠。

不見知於當代人君，却還能見愛於後世的人民呢。他那心中，兀自感激得不得了。倒也不肯辜負他們的盛意深情。一縷幽魂，也常常附在龍舟上面，出來游玩一番。年年如此。倒和那龍舟雅戲，都成了一種習慣了。

這幾年來，中國人吃了那批軍閥的大虧。今兒好了，明兒鬧了。明兒好了，後天又要打了。他們只是拿些軍火槍砲，當頑意兒，却不顧地方人民，吃苦到，不得軍隊所到，勝便作威作福，敗就亂搶亂奪。可憐好好的百姓，都給弄到無衣無食，賣女賣兒，都是救死尙恐不贍。那裏還有心思弄這等龍舟頑意。幾年工夫，就把這千年的故事，弄得烟消霧滅。幾乎像那廣陵散絕響人間。這也是狠可感喟的一樁情事哩。

屈子魂居水府，本來也不曉得外間的消息。就是年年龍舟游玩，也不過看看陸上的風景。憑弔故國的坵墟，再也不來受那些溷濁污糟的俗務。真乃不識漢魏六朝，怎曉明清民國。誰知近數年間，屈子每屆端陽時候，總不見龍舟蹤跡。他老先生心中，却奇怪起來了。今年等明年，明年等後年，一等等了十一年，兀自一點兒影響沒有。只就疑心是社會人心，反常厭故，竟把數千年來的老感情。

一下子丟完了，倒着實感傷了一回。

他想着這般想，却也覺得人情淺薄，不至於這般地步。其中畢竟有點蹊蹺在內，因此觸動了一點好奇之心，立意要上岸游歷一番，將這些疑團求一個確切的解決。於是他便顯了原身，先從汨羅江上陸，立在江邊一看，只覺一陣戰雲，瀰漫空間，接着腥風血雨，吹洒下來。屈子水府修真，已歷數千百年，到底有點道行，就知道這湘潭一帶，新近作了軍事爭戰之場，現在還在醞釀製造中哩。這是屈子故鄉地方，雖然時隔久遠，這故國感情，却還不會消失。眼見人民遭劫，顛沛流離之狀，慘不忍觀，便也不肯勾留下去了。

他便駕起雲頭，從湘入鄂，先到先王陵墓所在，展拜一回，只見那些地方，統統給這班軍隊佔踞住了，弄得狼藉不堪，穢污滿目。屈子不禁大怒大悲，倒悽悽惻惻的，傷心痛哭了一場，方才由鄂入洛，終到洛陽境內，忽見兩個古衣古冠，莊嚴端肅的游魂，匆匆忙忙的，向屈子這邊走來。屈子一看，原來是周召二公。屈子初次畢命的時候，曾經朝拜過的，忙忙避過一邊，跪拜如禮。二公忙問屈子從那裏來，屈子把上次說話，告訴了他，只見二公點頭太息道：「這也怪你不得，眼見先王陵墓，給這班

無賴躑躅，怎得不傷心呢。你還沒有知道，我們的事情，比你更大呢。屈子忙問怎樣。二公憤憤的說道：你自沒有曉得從前周室大亂，我們倆協理王家，齊心協力，號稱共和，這是何等正經事體。不料近來出了一班不肖子孫，口說改良政體，媲美西邦，實在他那行爲，簡直都是一班強盜心腸。混賬人物，比到從前帝皇時代，更要凶惡十倍，這也罷了，偏偏又偷用了我們共和旗幟，流氓無賴，亡八烏龜，統說共和人才，奸淫擄掠，蠅營狗苟，也算共和手段，直鬧得烏烟瘴氣，腥聞於天，倒害得我們倆平白地負了一個作俑的罪名，幾乎爲陰界社會所攻擊，我們沒了法兒，如今想去朝謁先君文武，和歷代帝皇，請示辦法去來，說完這話，又匆匆的去了。

屈子送過二公，不覺怔了好多時候，想道：齊魯是禮義之邦，孔孟的流風餘韻，傳播人間，那邊的情形，或者要清爽乾淨一點，不如到山東去走一踰來，主意一定，駕雲來到濟南，不料那邊的空氣，更是污濁，不但腥臭穢氣，和別省相同，并且還帶着一股羊羶氣味，着實令人難受。屈子心中好生奇怪，怎麼孔孟二聖，近在咫尺，竟不設法救民，一任他們胡鬧麼？我倒要去請教一下，究竟是什麼道理。想着，身子已到兗州地界，正想拜謁孔林，只見孔老夫子帶着他的子孫，和三千高徒，列隊出來，屈

子大驚大駭，忙忙趕上幾步，走近孔老身邊，雙膝跪下，請問老夫子到什麼地方去。孔子見了屈子，不覺愴然說道：「你是屈平麼？好好的水府不居，却要到我這地方來作什麼呢？屈子把原因因說了，又說路遇周召二公的話，孔老喟然嘆息道：「他們倆這冤枉却也喫的不小，不但他們，就是我們師弟，也要遷地爲良，再不能在這地方和這批鳥獸同羣了。屈子聽了，心中不解，孔老點頭道：「你以爲我的話，太利害麼？我是向來不爲己甚的人，可以忍耐，總還想設法感格一下，爭奈現在的世人，不但心術大壞，借着我教尊民之說，却去做那殘民之事，甚至明目張胆，顯然攻擊我父子夫妻天倫之理的，也大有其人。那班知識毫無的小畜生，還要硬學時髦，爭相慕效，怕只怕幾年之後，我怕苦心訓世的道德文章，都要掃地無存。我想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時局人心，糟到這般情狀，真個連我也沒法兒了。我從前會說，想住到九夷地方去，作一個化外之民，那不過是一句憤世之談，料不到數千年後，竟要我實行起來。我如今已喚仲由預備木筏兒，想要浮海去也。你既來了，好極好極。久在這裏，沒有什麼道理。我知道你的意思，還想和從前那樣太平時代，坐那人民恭敬的龍舟，是不是呢？老實告訴你，這等幸福，在這中國地界，是享不到了。你想時世變到這樣，人心壞到這樣，這

班小百姓連一口苦飯一件破衣都要巴不到了。那裏有這等閑情逸致。請你坐龍舟哩。來來來。龍舟別想坐了。還是跟我去坐坐木筏兒罷。

屈子萬想不到中國的景象。弄到這般樣子。連這班聖人都要遭劫的。遭劫逃難的逃難起來。一陣灰心。真個不想再享那龍舟風味。便遵了孔子的命。跟着他。乘桴漂海。避到九夷去了。

許廩父說道。這篇文章滑稽極了。然而未免有點唐突聖賢。怕不免狂妄之譏罷。可是現在的時局人心。實在壞到極點。習俗相傳。有天昏地黯。鬼哭神啼等說話。那麼。聖賢人吃冤逃難。也算是應有之事。不能說完全是穿鑿杜撰的呢。咳。

老鼠做親記

鼠姑花盛開之際。鼠公主之嫁期近矣。

鼠公主爲耗子國王之愛女。金枝玉葉。華貴無倫。容顏又姣好。足令獐頭鼠目者。望而却步。所招之駙馬。爲金貂華族。名曰貂鼠。郎才女貌。花好月圓。佳話流傳。鼠族中咸豔羨不置。

臨嫁前數日。鼠王不惜重資。爲公主製備妝奩。一片「老鼠數銅錢」聲。鏗鏘可聽。鼠后因不忍公主遠嫁。終日向之啜泣。詩曰：「鼠思泣血。」其是之謂乎。

嫁時之衣。有石鼠、銀鼠、灰鼠等皮襖。此猶不足爲貴。最貴者。有火鼠皮襖一襲。火鼠產火山中。以其皮作襖。入火不燃。耗子國之唯一至寶也。

雙方媒人爲玳瑁貓。玳瑁者大媒也。貓見公主將嫁。亦依依不舍。哭而送之。聲淚俱下。誰謂貓哭老鼠爲假。慈悲耶。嫁時一切禮節。鼠王重託大媒貓。代爲照管。蓋恐相鼠無禮。貽笑大方。故以大媒貓監督之。諺云：「貓管老鼠。」此語竟信而有徵。

嫁時輿從之盛。綿亙可數里許。攄旗打傘。鳴金喝道之流。無一不倩鼠輩爲之。又有錦毛鼠十六名。肩昇綵輿。逕向貂鼠駙馬宅第而去。鼠公主坐綵輿中。如坐針氈。轉側不能自安。蓋因公主尾部。適生一瘤。坐時輒有妨礙。『老鼠尾巴生瘤子』。出膿雖不多。然苦痛亦至難消受也。

新郎貂鼠駙馬。御大禮服。佩挂一等文鼠章。與鼠公主同上氈氍。行交拜禮。充贊禮員者爲禮鼠。拱立其旁。（韓愈詩禮鼠拱而立）喝拜喝起拜畢。鼠公主膽小如鼷。嬌羞萬狀。兩鼠婦（蟲名亦稱

鼠婦卽蟬也。夾持左右，捧入洞房。洞房者鼠穴也。（鼠穴亦稱鼠洞）時有無數黠鼠，擁入洞房，作鬧房之戲。鼠頭擠擠，鼠聲啾啾，較之『五鼠鬧東京』尤爲擾亂。有作鼠竄者，有作鼠跳者，陪伴新娘之兩鼠婦，『首鼠兩端』不知所措。鼠公主深匿帳中，如嚇呆之松鼠然。蓋鼠膽爲之驚破矣。白日鼠戲以喜果投新娘面，投鼠竟不知忌器。偷油老鼠尤無賴，潛取妝臺上之生髮油，偷食殆盡。偷糞老鼠忽發奇想，揭開新娘之紅馬桶，偷食中藏之果子。當羣鼠跳踉紛擾間，幕開『娘乎』一聲，破空而至。大媒貓縱身入房，聲勢洶洶，羣鼠喪膽，奔走一空。貂鼠駙馬亦倉皇失色，退避三舍。鼠公主欲逃不及，遽爲大媒貓所挽住，同入銷金帳裏，演出一齣『貓鼠同眠』之趣劇。此事一經傳播，不惟『笑瞎貓眼睛』，抑且鼠國之中，咸咄咄稱爲怪事云。

蠹魚窠裏的長生祿位

阿大你怎麼今天又不吃點心了。這般日長的天氣，你少吃了一頓，不怕餓壞了身子麼。媽媽不要緊，小伙子身體一頓不吃，是很尋常的，積了點心錢，好買書本看。

癡孩子，你癡極了，點心醫得肚皮飽，書本醫得肚皮飽麼。

媽媽，這有甚麼醫不得，點心醫得肚皮飽，飽在一時，書本醫得肚皮飽，飽在永久。

以上的話，是窮人家的母子，在那裏互相問答。

阿大生平沒甚希望，但願有一間小小藏書室，凡是普通切用的書本，一一購置，每天有兩三小時，在書室裏瀏覽典冊，一般般的智識，一樁樁的學問，都從兩道眼光裏吸收而入，把自己空空的肚皮，逐天的添加材料，那麼比着吃大菜，吃宵夜，吃豐盛筵席，要加一百倍的有趣，因為這些東西，雖可果腹，然而果腹的效力，是很有限的，二十四小時內，便不受那五臟神的排斥，一經排斥，便和本身脫離關係，枉化了許多錢，白白的替肥料公司添資料，這有甚麼值得呢，惟有把書冊裝入肚皮，儘夠一輩子的受用，任憑五臟神怎樣排斥，終歸沒效，所以阿大抱定主見，情願捱飢受餓，把飲食上節省的錢文，都去購買書本。

經這幾個月的辛苦布置，阿大的藏書室，畢竟布置得怎麼樣了，唉，說也可憐，阿大的藏書室，縱橫不過三尺之地，位置在牀榻左側，設着一張板桌，一張竹椅，板桌上面，疊着幾隻舊紙匣，大小不等。

大紙匣藏大本書。小紙匣藏小本書。攏總藏着二十七本舊書。也有雜誌。也有教科書。也有綱鑑易知錄。雜誌和教科書都是單本的。又都是過期滯銷的廉價書。阿大購置時。每種止化着幾枚銅元的代價。惟有購置這綱鑑易知錄十五冊。却化着三十枚銅元的巨款。捱着半月沒吃點心。才能購得到手。在阿大眼光裏看來。要算煌煌鉅籍。和那『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一般無二的了。這部書共有十六冊。只爲殘缺了一本。所以冷攤上面當做廉價書買。要是完全不缺。敢怕阿大推着一個月沒吃點心。也不能購買到手咧。阿大得了這二十七本舊書。逐日的翻來覆去。瞧一個飽他的智識和學問。果然從那故紙堆裏。增進了不少。單苦了這幾十條蠹魚。叫起撞天的冤屈。俗語道得好。救了田雞餓了蛇。阿大的肚皮漸漸飽了。這幾十條蠹魚。却餓得肚皮乾癟。鬧起飢荒來了。要是這二十七本舊書。擱在冷攤上面。蠹魚盤踞其間。再也不會起甚麼絕糧的恐慌。偏偏都給阿大購了去。他是個窶人之子。得書是很不易的一書到手。便要看看個徹底徹骨。逼得蠹魚無容身之地。只得魚貫而行。逃命不暇。逃得慢的。却被阿大撲殺了幾條。逃得快的。雖然留得殘生。只是離了巢穴。再也沒有捲土重來的日子。奄奄一息。朝不保暮。幾十條蠹魚。一齊怨氣冲天。都說我們

的糧食被阿大斷絕了。我們的巢穴被阿大搗破了。我們的子孫被阿大勦滅了。阿大這廝分明是我的蠹魚的公敵。阿大住宅的斜對門却是一所很高大很華麗的宅第。

大宅門外一帶照牆圍着一片廣場。廣場上面停着十輛裝載書籍的車兒。五輛分載着『圖書集成』。『局本廿四史』。五輛分載着『四部叢刊』。『英文百科全書』。大宅裏面跑出四五个僕役。輪流把這車上的書籍一套一套的搬入裏面。他們搬書不打緊。卻把斜對門立着的一個窮苦孩子。瞧得眼花撩亂不住的在那裏嘆氣。這人是誰。便是阿大。

原來每套書上都有題簽標出本書的名目。阿大一看在眼裏。宛比站在餐館門首讀那菜單。立在戲場門外看那戲目。怎不饑涎欲滴。夢魂欲飛。他恨不得化做一條蠹魚鑽入書套裏面。瞧一瞧本書的內容。他失神落魄了一會子。便長長的歎了一口氣。暗想同是一個青年。我這青年忒煞命苦。翻來覆去。只有二十七本舊書。大宅子裏購書。動不動便是幾千幾百冊。裏面的青年真是好大的福分。攤了這許多書籍。便和洞天福地一般無二。難怪富家子弟的學問容易增進。貧家子弟的學問增進煞也是有幾。唉。學問學問。你也變做了富家的私有產了。

其實阿大的意思，完全都是誤解。書籍這東西，窮人得了，分明是饋貧之糧，富人得了，不過當做裝飾之品。這所大宅子裏的富翁，只爲三間花廳，新近落成，花廳裏的點綴品，名人書畫，古董，玩器，果然件件少不得。除此以外，便要安設玻璃插架，高高下下，曲曲折折，布置許多書籍，裝做書城的模樣。這十輛車兒載來的書籍，都供那堆疊書城之用。在富翁眼光裏看來，祇當做磚兒瓦兒，一般看待。比及堆疊完就，永遠不變位置，可憐這幾千冊書籍，宛比判決了無期徒刑，一輩子拘禁在插架裏面，永無出頭露面之日。富翁養尊處優，當然不來檢閱典籍，富翁的兩個兒子，正在求學之年，合該和書籍親近，爲什麼見了書籍，正眼都不眨一眨。原來富家兒和貧家兒的思想，絕對不同。貧家兒要仗着書籍的力，起家立業，所以對於書的感情，很是濃厚。富家兒又不愁吃，又不愁着，落得一字不識，度他們的快活日子，偏偏倉頡聖人多事，造下這許多撈什子的字。孔二先生不知趣，刪定什麼經書，要他們呆坐在書房裏，讀那嚼蠟無味的四書五經，已是厭倦得不成模樣。誰有閒工夫，再去檢閱那課本以外的書籍，所以花廳上面，枉疊着幾千冊的書籍，富家兒見了，他當做磚兒瓦兒，一般看待，再也不能喚起他們的注意。

富翁家裏的人。既不喜檢閱書籍。要是親戚朋友。向他們告借一看。他們又是奇貨可居。當做禁燭看待。無論至親好友。一概嚴詞拒絕。可是拒絕了至親好友。卻招徠了許多蠹魚。好好的一座書城。不到兩三年。竟化做了蠹魚世界。

阿大家裏的幾十條乾瀉蠹魚。被阿大搗破了巢穴。無家可歸。出亡在外。也是蠹魚命不該絕。逃到富翁家裏。盤踞了這座書城。當做新闢的殖民地看待。起初還有些鬼鬼祟祟。志志忪忪。不敢十分放縱。生怕富翁的子弟。前來檢閱書籍。下甚麼逐客之令。後來一住兩三年。分明是個世外桃源。天造地設的安樂土。繁育了多少子孫。從來不曾遭着絲毫的危險。蠹魚心裏。快活得甚麼似的。飲水思源。不忘其本。便在書城裏面。替那富翁子弟。設立着長生祿位。每逢朔望。蠹魚率領着千百個蠹子。蠹孫。在那恩主的長生祿位前面。磕頭不迭。

記者曰。執袴兒生平作爲。絕無可取。惟有惠及蠹魚一端。却是仁心仁術。長生祿位之設。誰曰不宜。

黑暗地獄裏的蠟燭

陰司最黑暗的所在，便是第十八層地獄。這層地獄的名稱，卻是很漂亮的。喚做非孝地獄。原來陽世提倡非孝主義，風聲所播，幽冥皆知。閻羅大王聽在耳朵裏，便把第十八層地獄的原有名稱廢掉了。改喚做非孝地獄。也好使地獄裏的囚犯，沾染些『腥聞化』氣息。

地獄裏的囚犯，都是古今來實行非孝的逆子。其間最著名的，便是楚穆王商臣。隋煬帝楊廣。生前赫赫。死後卻幽囚在這層地獄裏。幾千年不見天日。這天，楚穆王和隋煬帝，都在黑黻黻的地獄裏面，互訴苦衷。楚穆王道：寡人誤聽了潘崇師傳的毒計，逼死父王。貪圖這數千里的遺產。只道榮華富貴。一輩子享用不盡。誰料長夜漫漫。捱受這無窮苦痛。煬帝歎了一口氣道：朕也爲着一念之誤。貪圖這錦繡江山的遺產。才把先皇害死了。當年龍舟南幸。何等快活。又曾在宮中建築一所瑩死。黑夜放光。如同白晝。萬不料晏駕以後。受這無窮苦痛。朕也不想重見天日。但願地獄裏面。稍露出一星火光。免得長夜漫漫。伸手不見五個指頭……道言未畢。忽聽得守門的鬼卒厲聲喝道：蠟燭來了。蠟燭來了。

黑暗地獄裏點起蠟燭。宛比是雪中送炭。身受其惠的。怎不滿懷歡喜。煬帝肚裏尋思。畢竟是鬼卒

勢利聽得朕要一星火光，他便把蠟燭送進，可見帝王的潛勢力，依然存在，怪不得民國的官吏紛紛向清廷稱臣磕頭去咧……誰料煬帝的希望，卻撲一個空，那裏有甚麼蠟燭，不過地獄裏面，又添入一個囚犯罷了，原來鬼卒吆喝的蠟燭，不是真個蠟燭，卻是渾名蠟燭的張欣生。

張欣生朱潮生朱健臣一千人犯，自從在陽世執行絞決以後，陽世的罪名判決了，陰司的罪名卻還沒有判決，況且朱健臣臨刑的當兒，口口聲聲說要和張欣生到陰間打官司，三縷幽魂同歸泉下，免不得有一番紛擾，場間打官司是三級制，地方廳判決不服，打到高等廳，高等廳判決不服，打到大理院，大理院判決以後，那便完了，陰間打官司是十級制，從一殿打到十殿，要經着十重階級，所以說是十級制，朱健臣素來健訟，死到黃泉，其性不改，一把拖住了張欣生，說蠟燭休走，我和你到一殿秦廣王那邊打官司去，張欣生拖長了三寸舌頭，一句話都不會說，朱潮生拍着胸脯道，要好，要打官司，我也跟着你們去，又唾了張欣生一口道，蠟燭蠟燭，我要和你算賬，毒死的是你的老子，不是我的老子，怎麼處絞的當兒，你只推受三絞，我卻推受了六絞，張欣生待要回答，只恨這個舌頭縮不進去，依舊一句話都不會說，這三個死鬼，扭扭扯扯，徑向第一殿去告狀，惹得陰司裏的

許多閑神野鬼沒老沒少沒村沒僧都紛紛來瞧熱鬧。原來陰司的習慣和陽間大同小異。陽世的空閑人都喜歡瞧罪犯處決。陰司的空閑鬼都喜歡瞧新鬼歸陰。況且張欣生這件案鬧得太大了。不但陽世的人眼巴巴盼他們早日處決。便是陰司的鬼也都眼巴巴盼他們早日歸陰。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九日這一千人犯在吳縣第三分監的刑場執行絞斃。那時刑場上瞧熱鬧的人都紛紛散去。可是陰司裏瞧熱鬧的鬼卻又擁擠不開。從鬼門關起直到森羅殿前。鬼頭擠擠。砌就了兩垛鬼打牆。造成了一條鬼弄堂。真是鬼山鬼海。說不盡的熱鬧。

張欣生朱潮生朱健臣厮扯厮扯。走進了鬼門關。便由守關的鬼官派着兩名鬼卒。手執着狼牙棒。押着他們行走。禁止在路上扭扭扯扯。要是不依。便把狼牙棒沒頭沒臉的打來。三個怎敢違拗。只好跟着鬼卒。直向森羅殿前去報到。一路經過的所在。兩旁空閑鬼都在那裏舒頭探腦的窺望。一時鬼語紛紛。七張八嘴。都把這事來議論。鬼婆婆道。人心肉做。張欣生的一顆心。只怕是鐵做的了。瞧不出這鴉片煙鬼。下得這般辣手。小鬼鴉頭道。三個新鬼裏面。只有張欣生的面容可怕。這三寸長的舌頭。擦在嘴外。奴奴見了。幾乎要嚇個半死。打扯鬼笑道。小妹妹。虧你說出這句話。我們做了。

鬼完全是死了。怎說嚇個半死。白日鬼說道：看來這個張欣生，敢怕犯了饑瘠病，不但舌頭擦在嘴兒外，并且舌頭上面，有一滴一滴的唾涎，淌將下來。他端的想吃甚麼東西，餓煞鬼接嘴道：他不想甚麼，他只想這十多萬的遺產，早早到手，因此死到黃泉，舌頭上的饑涎，依舊淌個不住。陰司秀才起着兩個指頭，在鼻尖上摩擦一下，冷冷的說道：可見這個遺產制，正所謂誤盡天下蒼生者也。張駕雲倘無此十多萬財產，何至死於非命。張欣生倘不貪圖此十多萬財產，亦何至死於非命。現在死到黃泉，依然垂其舌而挂其液，此可爲天下之希圖遺產者戒矣……陰司秀才咬文嚼字的當兒，但聽得一疊聲的鬼語啾啾道：快到森羅殿前，聽閻羅大王發落這樁案件。

朱健臣滿意要和張欣生打陰間官司，到了陰間，央託鬼卒，替他覓一個辯護律師，鬼卒怎肯答應。朱健臣再三哀求，干冤枉萬冤枉的央告不迭。鬼卒道：罷罷，橫豎這裏過去，有一家陰間律師事務所，是我們必由之路，你自去託他辯護，只是不許逗遛。朱健臣諾諾答應，約莫走了半里路，果然到了事務所，的門首，上面挂着一塊陰間大律師事務所的牌子。朱健臣直向裏面便跑，要去找尋律師的書記講話，但見裏面停着一具棺材，棺材上面寫着『書記室』三個字。原來這位書記先生

閉着無事。只在棺材裏面酣睡。朱健臣拍着棺材喚道。書記先生。快請起來講話。道言未了。驀地裏棺材裏面伸出一隻手來。手掌裏寫着一行字道。先付冥錢十萬元。再請講話。朱健臣嚇得呆了。伸手在衣袋裏一摸。一個小錢都不會帶來。只得含淚央告道。書記先生。請你通融則個。先把這事辦妥了。待到合間匯款前來。再行如數繳納。那書記也不答話。直掀掀的從棺材裏豎將起來。向朱健臣瞧了一瞧。重又睡下。一副死人面孔。推額弗動。朱健臣知道沒望了。沒奈何縮了出去。仍由鬼卒押着一起上道。

約莫又行了半里路。忽聽得一片啾啾的鬼叫道。看啊看啊。這一壁張欣生到案。那一壁張駕雲遊街來了。……冤家路窄。覷面相逢。張欣生心腸險毒。聽得老子要和他會面。他不得從險毒心腸裏面透出一絲天良。只是低着頭兒。不敢向前張望。朱潮生和朱健臣也是別轉了頭。怕和張駕雲覷面。說時遲。那時快。驀然間一棒鑼聲。有三四名鬼卒。擁着張駕雲迎面過來。那押解張欣生一千人犯的鬼卒。早停住了脚。吆喝着三個罪犯。跪倒街心。靜聽張駕雲現身說法。原來駕雲身死以後。閻王惱他生前吝嗇過甚。養子不教。積了偌大財產。鬧出逆倫重案。因此派着幾名鬼卒。押着駕雲。徧

游黃泉路上。常常現身說法。喚醒一般癡迷。這天。事值湊巧。和兒子狹路相逢。駕雲見兒子跪倒街心。惡狠狠的罵道。逆子逆子。你也有絕命的日子麼。我的財產。遲早終要歸你的掌握。你卻迫不及待。聽信奸人的毒計。把我用藥毒死。你今日身到黃泉。有何面目和我相見。欣生只是垂着頭。拖着舌。和炎天的狗兒一般。只是不敢發聲。駕雲又惡狠狠的瞧了潮生。健臣幾眼。喃喃罵道。你兩個狼心狗肺的賊子。我張駕雲與你們何怨何仇。卻攬撥我的逆子。把我謀死。潮生健臣依然別轉了頭。不敢和駕雲聲辯。那押解駕雲的鬼卒。催促駕雲道。你今日當着衆鬼。合該唱幾句醒世歌曲。使大家快醒迷夢罷。駕雲也不推辭。先從衣袋裏摸出幾個煙泡。把來過了癮。又到旁邊孟婆亭裏。向孟婆娘娘討了一杯茶湯。潤潤喉嚨。然後使出老貓般的嗓子。向着大衆唱道。

鬼友們。鬼友們。有隻歌兒唱給你們大衆聽。

世間何物最害人。惟有遺產害煞人。遺產制度不推倒。家庭處處皆荆榛。遺產制度不推倒。骨肉宛比陌路人。遺產制度不推倒。弟兄宛比越與秦。遺產制度不推倒。滔天大禍起逆倫。逆倫案。張欣生。主謀的。朱潮生。助兇的。朱健臣。造就逆倫原動力。卻是生性糊塗的張駕雲。

該死的。張駕雲倒運的。張駕雲自己罵一聲。自己恨一聲。我何苦的把那銖積寸累の十萬金。丟掉了一條老命。出盡了四方醜名。慢藏誨盜不該應。一頓燕窩粥。痛斷肚腸根。毒死我的不是逆子張欣生。不是賭棍朱潮生。不是惡醫朱健臣。毒死我的卻是銖積寸累の十萬金。

我做人時候很糊塗。做鬼時候卻清明。早知今日遭橫禍。懊悔當初白費心。只道家財十萬貫。傳子又傳孫。一代一代又一代。永遠是個富家門。誰料兒子不爭氣。催促老子命歸陰。我倘把這十萬金修了道路。千萬行人感我恩。我倘把這十萬金助了學校。八百孤寒見我情。我倘把這十萬金栽培兒子。延聘先生。誘以學問。輔以端人。那麼欣生雖無良。斷然不會起這虎狼心。我偏偏脂油蒙着心竅。頭腦亂着神經。定要把這整千整萬的金銀。原封不動的傳授兒孫。卻斷送了這一條老命。這便是遺產制度害死了我張駕雲。

鬼友們。鬼友們。你們轉世投胎。重做了人。快快推倒遺產制度。造就美滿家庭。爲父的弗效張駕雲。爲子的弗效張欣生。人人能獨立。人人能自尊。亦手成家才是好。倚仗遺產便非人。可知金錢底下。不出孝子順孫。請看古來大孝閔子與曾參。沒有一個生長富家門。鬼友們。鬼友們。莫把偌

大家私種惡根

張駕雲唱完了這隻長歌，仍由鬼卒押着，另向別處遊街去了。一般閑鬼聽了，個個感歎不絕。再說張欣生一千人犯，被鬼卒押着行去，沒多耽擱，早上了森羅寶殿。朱健臣見了閻王，一疊聲喚起冤枉。閻王吩咐鬼卒，把朱健臣押到孽鏡臺前，照這一照，畢竟冤枉不冤枉。自會知曉。朱健臣到了臺前，在孽鏡中照見自己的狼心狗肺，憑他怎樣健訟，到此無從翻供，只索匍匐階下，叩頭服罪。閻王下了判詞，着將朱健臣押入十六層地獄。朱潮生押入十七層地獄。張欣生押入十八層地獄。鬼卒把張欣生推入十八層地獄的當兒，喚一聲蠟燭來了，倒惹那黑暗地獄裏隋煬帝，白費了一場歡喜。

太歲打架

那一天正是陰曆的十一月十五，陽曆的一月一日，玉皇大帝駕坐凌霄寶殿，商量天國大事，忽然間副官處處長溫環進來稟報道，有兩位太歲，在雲路內一路打來，要叩關起訴。玉帝歎道，自從孫

大聖大鬧天宮，後來跟陳玄奘帶走之後，我們天上，祇認道永遠太平，誰知道吳剛和張仙，爲着爭執養兒子和做親的先後問題，暗潮鬧到如今還沒了結，居間還夾着兩邊牽親帶故的曹國舅，已經鬧得我發昏章第十一，又是財神吃官司，五殿閻羅王挨打，這些事情發現，我抵樁仰仗佛力，鎮壓一切，那裏知道東海觀音不靈，阿彌陀佛更不成話，說金剛羅漢，鬧得地覆天翻，連什麼教主耶穌約翰路易，都加入旋渦，一不留神，就成外交問題，真是倒霉，我想太歲是一年一個，像督軍似的，各有各的地盤，輪流承值，彼此毫無衝突，誰敢在他們頭上動土，怎麼忽然翻臉，打起來了，那玉皇身畔的祕書，乃是吳中才子，做得好四六文章，出班啓奏道：想來爲着黨派關係，像徐福和李靖似的，不是也鬧翻過了，臨了成全着跟徐庶一同登道的臧霸，如今兩太歲，一定又是什麼攻守同盟，發生內訌，姑宜召進來，問個明白，玉帝點頭道：不愧有才子之稱，當下就吩咐溫環，把兩太歲引來見我。

那溫環領旨出去，不多時帶了兩個太歲進來，多是盔甲歪斜，氣喘吁吁，玉帝用目一看，原來一個壬戌太歲狗賊，一個是癸亥太歲豬羅，暗想這二個太歲，向來有連帶關係，叫做狗豬衆生，爲了何

事要自相踐踏呢。正要動問，祇聽狗賊先上前奏道：玉皇在上，容小神一一上奏。玉皇暗想：看不出這狗賊還會唱戲的叫頭法兒，論不定是個票友哩。所以尖團音分得出來。（閣下無端罵起票友來了，恐怕他們要找你說話哩。）那狗賊道：小神遵照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前的舊例，正在那裏供職，算着離交替日期，還有五十餘天。這是玉皇明見，小神做了好久的候補人員，好不容易六十年裏頭挨着一回，在這臨交卸的時候，最是最緊要關頭，小神正在那裏用心搜刮，加賦加稅之時，那豬獠忽然跑來，逼我交卸。這不是從古以來未有的笑話。他太猴急了，誰說豬獠是糊塗東西，做事情總帶豬頭三脾氣，他做官的本領，却一點不含糊……

狗賊還想說下去，豬獠趕緊插嘴道：狗賊頭腦陳腐極了，對於世界大勢，一些都不知道，非把牠改造不可。玉皇暗暗吃驚道：豬獠也懂得新思想，用得出這牠字，一定懂得；，？！。那種新符號的了，不要鬧起過激派來，倒有些討厭呢。玉皇正在沉吟不語的時候，那豬獠復道：自從黑老鼠（壬子、壬係北方壬癸水，其色黑，子屬鼠）那年訂了個條約，地球上統用陽曆，這是民國常識，牠還是說這些老古董說話，什麼五十餘天，明明今天是民國十二年的元旦了，牠運動地方上商界，借

着什麼習慣不習慣。通電搗亂，牠還巧立名目，說什麼自請廢去太歲，改用什麼值年司令，年務督辦。那些不倫不類的名稱，霸住職權，一毫不肯放鬆。不憚人家叫牠狗頭軍師。我祇好武力解決。請玉皇憑着良心，下一句公平判斷。究竟那個不是啊。玉皇聽了，哈哈大笑道：「原來你們爲了這一些些爭吵起來，你們畢竟脫不了畜生氣味，動不動獸性大發，擺出爭食拆圈本領，你們沒打聽打聽，現在時代，是爭論什麼職權不職權時代麼。大家祇要手段圓滑，可以得到一部份的信任，再巴給上幾個天將做靠山，弄幾文錢來，裝着猪身，吃飽狗肚，纔是。你們老是吵甚貓三狗四猪五羊六，不要被西洋種的哈叭狗，東洋種的野猪，連根斷送了。讓耶穌紀元獨出風頭，你們非但自己失去了六十年一任的希望，還連累着其餘五十八位太歲，你們當得起這「狗猪不食其餘」的責備麼。況你們本來是同黨，有個宗教裏頭，尊稱你們猪祖宗，狗奶奶，又是什麼肥猪凍狗，多相依爲命的，你們自己不聰明，幹出這種糊塗事情，還要來申辯什麼，倒一毫不想到地位危險，譬如像我這樣，自己明白，這玉帝名義靠不住了，也在那裏運動羅漢，舉我做總統，像你們這種獸法，不是又要和孫大聖爲難哩。二個太歲被玉皇一陣子亂七八糟的判斷，退了下來，祇好另外再組織一個機

關狗過狗的日子。豬過豬的日子。

時凌霄殿上，玉帝忽然動問玉虛四相道：「研究狗賊的舉止行動，很像戲迷，可知裏頭淵源。」才子道：「有一家留聲機器公司，商標是隻狗蹲在喇叭口聽着，大約就因此傳染的。」玉皇又道：「豬獯那裏有新思潮呢？」才子道：「大菜裏不是有隻法國豬排的麼，一定從這上頭牽過來，所以滋糶受了歐化了。」玉帝哈哈一笑，吩咐捲簾退班。

瞞過了天老爺

牛郎在七寶床上，直跳跳起來道：「哈哈，我牛郎又要交運了。今天不是七月七麼，我眼巴巴望了一年，才有今天這一天是快活的，眼見得太陽一落山，月兒高掛在空中，照耀得如同玻璃世界一般。幾千萬隻鵲兒，一並排伏在銀河裏，雪翅招展着，專等我那可愛的夫人織女踏過來，想這當兒他走下七香車，娉娉婷婷在鵲背上走過來，天風吹袂，香露沾裳，但聽得環佩的聲音，鏗鏘鏘鏘，從天風裏送過來，真合得下界才人『因風響玉珂』的一句話了。他走到河西岸上來時，我一定與他

交拜一下。勿：交拜是舊習慣。現在一定要行個新法禮才好。我一定和他先握手。次接吻。然後和他挽着臂兒到家裏。牛郎想到這裏。髻髻已挽在織女臂兒上。在屋裏學着無錫人團團轉。轉了一會。再走到床沿上。把被頭疊疊好。再看那枕頭。只有一尺來長。又喃喃自語道。這個枕頭不行。只有這麼長。那裏放得上兩個頭。怕不要一跤跌在畀岸上。兩頭不着實麼。想罷。連忙開了箱子。拿出一個粉紅褶花的天鵝絨枕頭來。在床頭上一放。閉着眼想今夜和織女同床共枕的快樂。真樂得比樂的還要樂。他推窗一望。月兒早已高高的掛在天空了。鵲橋相會的時候已到。他連忙掛起了菱花鏡。略略把頭髮刷了一刷。換了一身雲錦天衣。那件衣裳就是織女替他織的。又輕又軟。又光亮。任你怎麼下界的華絲葛。閃光緞。萬世也及不來他。牛郎着慣粗衣裳的。平常所穿的無非像山東府綢天津愛國布這一類的東西。今天着到這件雲錦天衣。自然非常舒服。何況是出於他夫人的玉手親自一絲絲織出來的。他身上穿好了雲錦天衣。足下套上了一雙白淨雲襪。登着一雙細經密緯雙料草鞋。頭戴一頂翻邊草笠兒。拿了一枝笛。牽過了牛。跨上牛背。吹着笛兒。踏着月亮兒。一路望銀河而去。不一時。早已到了銀河。抬眼一看。不由得大吃一驚。河裏那有一隻鵲影。連黃雀也

沒有看見一隻。心裏兀自詫異。自己沉吟道。或者時間尙早。還沒有架上鵲橋。他在牛背上只顧等。等到月兒歪西。還不見來。在平時的七夕。嫦娥仙子。一定在月宮裏輕羅小扇。憑軒而望。今天爲甚也重門深掩。人影都不見。眼兒得月兒漸漸要落下了。他心裏的急。真急得比急的還要急。他想了一會。在牛背上直跳下來道。壞了壞了。一定他變了心。不然豈有到這個時候。還是鴉鵲無聲的。就是鵲兒不來。他也該走在河東望望我。爲何直到現在也不見車兒。轆轤的來。咳。忍心的織女呀。我和你一年到頭。才有今天這一天相見。春宵一刻值千金。應該怎麼的愛惜才好。我今天左等你也來。右等你也不來。豈不要教嫦娥笑人麼。你這樣的漠視戀愛。簡直不教我牛郎在心上。既不放心。我牛郎在心上。豈不是變了心麼。他想到這裏。斷定織女的變心。千真萬確。恨得哇呀呀亂叫起來。幾乎把一隻老牛都嚇跑了。牛郎心一橫。今天非問他一個究竟不可。我過了三萬六千次的七夕。從沒有自己走過河的一天。我今天也要破一個例。自己走過去。就是天帝曉得。也不能怪我。不該教他的女兒如此薄情。主意打定。把一隻帽兒。向空一丟。早丟在九霄雲外。一身雲錦天衣。也一拋。拋在雲裏。赤着膊。重復跨上牛背。叱着那隻牛。直走到天河裏。天河裏的水。流得非常急。月兒浸在

水裏好像一顆明珠，撈也撈得起來。寒氣森森的侵着肌膚，不由得冷颼颼地。那隻牛畢竟是牛郎騎的天牛，奮着四蹄抬起了頭，分波斷流的游過去。一會就到了河東，要是下界的黃牛水牛，早已淹死在河裏了。牛郎一踏岸，拚命鞭着牛背，那隻牛騰雲駕霧而走，已到織女門前。牛郎牽過了牛，怒冲冲推進門來。那時織女正在夜織，慳慳着兩眼要想睡覺，猛聽得外邊豁啦啦一聲，走進一個赤膊大漢來，兀自嚇了一跳，不覺失聲喊道：「呵呀！早已昏了過去，因為織女在河東，總是靜悄悄一個人住着，除出他老子飭天使來慰問時，簡直沒有一個人進來，就是天使進來，也文質彬彬的走進，沒有像今天這樣狼巴巴的闖進門來的。」牛郎一看織女嚇跌在織機上，動都不動一動，大驚道：「不好了，他怎的一嚇就嚇死了，不覺痛哭起來，責着自己不該這樣魯莽，他好端端的一個人織布，我又沒有通報一聲，他一定當是個暴徒來劫他，所以嚇死了。」牛郎正哭得起勁的當兒，赤羽倒在傍偷着好笑，我想仙人是長生不老的，那有嚇死的道理，不一會織女固然悠悠醒轉，牛郎才心定，又連忙拿了一杯熱湯，送在他嘴裏，織女開出眼來一瞧，心裏又一跳，他夢裏也想不到牛郎會跑過河來的，呆了半天，才急出一句話來道：「怎怎地你你你……你會跑來了，那牛郎起初來時，滿

擬責問他一番失約的話。到那時看見他這般嬌怯怯的模樣，不覺又憐惜起來。自己又是幾乎把他嚇壞，就低聲說道：「我是問你一句話來的。織女道什麼話，你今天吃了豹子心來說，倘然被父親曉得了，一定大不爲然。不要說以後時常不得相見，恐怕連七夕一天，都要會不到了。你真好大胆。」牛郎冷笑道：「本來呢，不要說我今天來了，就是我不來，恐怕也會不到你了。織女道怎麼說，我到有些不明白。」牛郎道：「你還假惺惺裝做啞做什麼。今天明明是七夕，我在河西等得你月斜星沒，還不見你來。你分明不要和我相會了。我氣不過才來的。織女陪笑着說道：「牛哥，你不要這般責備人。今天那裏是七夕，還是六月初七哩。你自己錯記了。倒來怪我。」牛郎急道：「今天不是七夕，那一天是七夕。我從今年正月裏起，每一個月耕一塊田，再過一個月，再耕一塊田，直到現在，恰恰耕起第七塊田。今天是初七，恰到第七個月，不是七夕，倒是八月不成。織女聽到這地，不由得撲嗤的笑起來了。牛郎倒不懂他因何而笑，問道：「你笑什麼，你笑什麼。你莫是非辭窮了才裝這優笑麼。」織女指着牛郎笑道：「你到底名字上有個牛字，脫不了笨肚腸。你要等七夕，再定定心心等一個月才來。我對你說罷，今年是有個閏五月的，你把個閏月忘記了。屈指算算，雖有七個月，講起來，還在六月裏。你

倒就枉口白舌的怪起人來。阿要好笑。牛郎聽到這地。被他一句提醒。不覺失聲道。啊呀。我牛郎今天真弄出亂子來了。不想今年有個閏月。我真是糊塗極了。連忙作了一個揖道。適才唐突妹妹。萬望宥恕。織女倒底是大賢大德。虛懷若谷。比不來塵世的蠻婆子。動不動和男人反目。笑着說道。這倒不要緊。只是此地不便久留。你快些渡河去罷。我也要睡覺了。牛郎嘻皮賴臉的說道。好妹妹。我今天想不走了。織女正色道。行不得。行不得。你快些走罷。這裏天使時常來的。萬一看見了你。奏明了天帝。那不是好玩的事。牛郎呆着道。這倒不差。但我們一年才看見一回。未免太長遠了。我那裏有心耕田。還是天天想着你。所以把日子記昏了。連閏月也不知道了。我想我們做了仙人。豈福倒及不到一個凡人。凡人的夫婦們。總是天天會面的。除了自己要離開才離開。那像我們倆要會也會不到。三百六十日中。三百五十九日冷清清的守着空房。說罷。不知不覺落下了幾點眼淚。織女也紅着眼圈兒道。總是我的不好。悔不該起初嫁你的時候。過于和你要好。就把織衽的功課荒掉了。不然父親也不至如此狠心。把我們生生的分散了。牛郎忽然拍着手道。有了有了。妹妹。我有一個妙計。包管與你時常能相會。只要妹妹肯贊助我的計劃。沒有做不到的。織女道。如有妙策。無不

樂從。牛郎附耳對織女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織女聽了。狠有難色。牛郎道。這是我們終身快活的關鍵。只好委曲着你做一做。織女也只得笑着答應了。牛郎知不可留。也就告別。悄悄地騎着牛而去。織女看見牛郎走遠了。才掩門睡覺不提。却說光陰如箭。日月如梭。眨眼轉眼來。已是真正的七夕到了。約摸初更時分。夜靜風清。織女坐着七香車。走到銀河邊。鵲橋早已高高的架起。啣頭的牛角。左一撞。右一撞。把一座鵲橋。一霎時早已撞得四分五裂。幾萬隻仙鵲。飛了半天。牛郎彎着弓。挺着箭。直射過來。那枝箭正落在七香車中。御車的連忙拾起來。箭頭上扎着一封信。發下來授給織女。織女一壁哭。一壁教御車的直送到天宮裏。要見天帝。到了天宮。黃門官進去啓奏天帝道。公主織女來見。天帝道。傳進來罷。不一會織女盈盈而入。跪在天帝面前。天帝道。今夜是七夕良辰。正是你夫婦倆相會之日。到此怎甚。織女奏道。爺爺有所不知。孩兒今夕乘了車兒。剛到河邊。要想渡河。那知被牛郎用着十幾隻猛牛。把河中仙鵲盡行驅散。牛郎分明變了心。不要孩兒過去相會。所以來見爺爺。望爺爺明斷這個。言罷。淚如雨下。天帝赫然震怒。就飭楊戩把牛郎捉來問話。楊戩

正要捉。早被李靖攔住說。且慢待我進去問個明白。再去不遲。李靖入內奏道。頃聞陛下要拿駙馬。臣想駙馬素來謹慎。今日如此行爲。一定有激而然。望陛下問問公主。當時駙馬有話沒話。那時織女聽了。又啓奏道。牛郎并沒話言。只射來一信。說罷拿信呈上。天帝看罷。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將信授給李靖道。你看你看。李靖接過來看道。

織女賢妻。

我們白做了一個仙人夫婦之間。一些也沒有自由。一年才得會一次。那一次的歡聚。怎能抵得三百五十九次的相思。我想仙人本極閒散。萬不能如此拘束。現在我已決定兩種對付方法。擇一而行。第一。我抱定獨身主義。索興廢除婚姻。到落一個無牽無掛。第二。我爲救急起見。也得另添一位姨太太。使職有攸歸。不至再受那淒涼况味。所以我今夕毅然決然下這封哀的美敦書。如無圓滿解決。誓不相見。倘天帝大發慈悲。許我和你時常往來。依舊言歸于好。如若不然。則我仍爲河西之牛郎。你還是河東之織女。各不相關。永絕情誼。言發如矢。義無反顧。牛郎七夕

李靖看一句。搖一搖頭。看到底。益發把一個頭搖得像北冬鼓似的。說道。這怎麼辦呢。牛郎的條件

也忒苛刻了。那天帝對織女說道：牛郎要同你離婚，守獨身主義，你願意不願意？織女低着頭不回答。天帝又問道：倘若你不贊成他守獨身主義，他要另娶一位姨太太，你答應不答應？織女聽到這地，眼淚撲簌簌的吊下來了。天帝長嘆一聲說：癡男怨女，料想也提你們不醒。以後准你們每逢初七得相會一次。今夕快些過去罷。楊戩聽得風聲，立時飛報與牛郎知道。牛郎大悅，把手一招，許多仙鶴依然架起一座橋梁。織女走過河時，牛郎連忙將他扶上牛背，自己放開了脚步，牽着仙牛，不一會到了家裏。牛郎拍手大笑道：妹妹，你說我名字上有個牛字，脫不了笨肚腸，哼，你老子今日却中了我牛郎的計咧。以後我好和你月月相會，就是逢着閏月，也不至鬧出笑話來。橫豎只要認定了初七，再沒有差的。織女笑道：你且慢得意，本月是個小月，你不要再記錯了。當着有三十日算，初七不來接，到了初八才來接。那時我一定要剝你的牛皮，抽你的牛筋，拔你的牛毛，抉你的牛腸。牛郎合十說道：阿彌陀佛，不是你提醒我，險些兒又誤了佳期。但是我今天快活極了，不想我設了個小小騙局，竟把天老爺輕輕的瞞過。我牛郎畢竟不凡哩。織女道：不是我委曲着串通你，你那裏能成功得這樣快。牛郎道：照呵，還是你的功勞大……赤羽聽到這地，不禁大爲詫異道：吔！不想

仙人也會設起騙局來。怪不得上海灘上的滑頭女人，局騙那種溫生，取名叫做仙人跳……但是牛郎織女呀，任你們怎樣的神通廣大，只瞞得你『老子』，『丈人阿伯』，却瞞不過我趙赤羽，哈哈。

元寶一席話

編書的提筆當兒，口中念念有詞，說道：一心奉請。

紅面長鬚雄蝦元寶大天尊。

黃面圓身金柑元寶大天尊。

藍面尖頂橄欖元寶大天尊。

白面粉頭雞蛋元寶大天尊。

黑面硬殼烏菱元寶大天尊。

這五大天尊，便是五色元寶，合着紅黃藍白黑五種色彩，人家逢着歲底吃年夜飯，春初吃年酒，總

要一尊一尊把他們請到，而且不喚他們的本名，都取了一個很好聽的別號。喚做元寶。原來一到新年，挨家逐戶，都有了金山、銀山、金庫、銀庫，甚麼乾的、溼的、葷的、素的、硬的、軟的、長的、圓的，都是搖頭一變，喝聲道：疾！一齊變做了元寶。對門的破頭阿三，手裏沒有半文錢，逢着新年，卻捧着一隻大元寶，放在嘴邊亂咬，可惜是粉做的，吃在肚裏便沒有了。隔壁的吝嗇鬼王四，平日一個小錢看得車輪般大，逢着大正月裏，却把囫圇的元寶心，丟在當街，瞧都不去一瞧，似乎揮金如土。再要慷慨也沒有，其實這個元寶心，有名無實，不過是一個橄欖核罷了……討盡嘴上的便宜，元寶長，元寶短，一經吞在肚裏，受了五臟殿的同化作用，立時銅臭熏天，替那肥料公司添造了許多資料。照此說來，嘴上的便宜，討他做甚？說的是元寶變的是肥料，元寶價值等於糞土，這不是重視元寶，簡直是輕視元寶了。要是吃下去的，真個變做了元寶，那麼五臟殿便是鎔化金銀的所在，坑缸馬桶，都成了金銀的出品所。開糞行的老板，攙了這許多金銀礦產，請他去做財政總長，一定可以措置裕如。受各方面的歡迎，斷然不會濫借外債，受人攻訐，押在牢獄裏吃痛苦的了。還有倒馬桶的挑糞擔的，大概也做得財政部裏的庫藏司，現金現銀，取之不盡，斷然不會受人包圍，幾下巴掌，打得

鼻青嘴腫的了……這些都是閑文。不過說幾句俏皮話，以博一笑而已。編書的既把這紅黃藍白黑的五色元寶請上臺盤，不好把他們攔起着，不去做保。現在言歸正傳。原來這五位活動天尊（昔人稱元寶為不動尊，其實元寶係動產，不是不動產，故改稱之曰活動天尊）被人家捧上了筵席。那時座客尙沒到齊。五位天尊趁這當兒，便組織一個元寶內閣。席上的元寶不單是這五位天尊，甚麼蛤蜊呢，蚶子呢，蛋餃呢，荸薺呢，一古腦兒都取得元寶的資格。在這裏湊個熱鬧。可是代表這五種色彩的，只有這五位天尊。其他的雜色元寶無非濫竽充數，都沒有會場裏的發言權。那時雄蝦元寶的位置最高，高踞在煖鍋上面。這煖鍋又位置在席面的中央。雄蝦居高臨下，俯視一切。彷彿中央政府的第一等紅人，氣燄萬丈，熱可炙手。還有金柑橄欖雞蛋烏菱四大天尊，分占在席面的四角，也算各據着重要的位置。旁邊擺着一壺酒，配着這五種色彩，分明的五族共壺。算得新年裏的吉祥名詞。諸大元寶全體一致，公舉雄蝦元寶做個元寶內閣的總理。雄蝦元寶也不推卻。便在這熱烘烘的演說臺上，侈談他的生平經驗。元寶的一席話，便就此開端了。雄蝦登臺演說時，照例須得行一個鞠躬禮。可是雄蝦素抱着鞠躬主義，成日成夜的鞠躬，「鞠躬盡瘁，死而不已。」

比着諸葛亮還要深透一層。這一回更不必特別鞠躬了。他翹着幾根長鬚，喜孜孜的向衆說道。今天的元寶內閣，既經公舉鄙人來做總理，鄙人便走着紅運，從頭至尾，沒有一處不紅。倘不是在紅海裏面，浸過三日三夜，怎有這般的鮮明色彩。鄙人本是蟹將軍手下的一名蝦兵，從前活動時代，常抱着一種灰色態度。人家也猜不出鄙人的宗旨，只爲武人當權，成了現今時代的風氣。這元寶內閣，更非武人包辦不可。鄙人應時勢之要求，忝爲元寶內閣的領袖，頭戴將軍帽，身穿大紅袍，有財有勢，說不盡的榮華富貴。料想諸位也該替鄙人快活。金柑元寶起立說道：雄蝦總理，你是雄糾糾，氣昂昂，很有威風，當然可以做得元寶內閣的領袖。可是做了領袖，卻不能似從前這般的活動。你披上了這件大紅袍，把你的自由都喪失了，足見得越是紅人，越沒有自身的活動力。牽牽扯扯，不過做人家的傀儡罷了。惟有區區金柑，做了元寶內閣的閣員，依舊玲瓏活潑，很有盤旋的餘地。面團團作富家翁，滿臉都是黃金色彩，而且面面俱圓，不惹人家的憎厭。料想在座的諸位元寶，再沒有似區區這般應酬圓到的了。橄欖元寶起立說道：金柑總長，你的圓到功夫，果然加人一等。可

是你只生就一副甜津津的黃金面皮，你的內容，卻和酸秀才一般滋味。你真算得金玉其外，敗絮

其中咧，惟有區區橄欖，做了元寶內閣的閣員，削尖了頭皮，到處鑽謀，定可受多數人的歡迎。諸位倘不相信，但看大家小戶，在這大新年裏，誰不泡一碗元寶茶來喝喝。這些元寶，都是區區橄欖的化身。所以首數天，可算得是元寶世界，也可算得是橄欖世界。區區的勢力，可大不大呢。雞蛋元寶起立說道：橄欖總長，你的元寶聲名，確是很大，你的元寶頭顱，卻有些不登大雅之堂。你分明裹着一頂綠頭巾，尖頭尖腦，成甚麼模樣兒。假使再配上一條錐鑽式的尾巴，你不是成了一隻金錢烏龜麼。惟有區區雞蛋，算得元寶內閣裏的漂亮人物，生就一副小白臉，比你的青面藍臉，勝過萬倍。而且轉側隨人，異常滑溜，斷然不會鬧出甚麼亂子……話沒說完，烏菱元寶搶着說道：雞蛋總長，請你少說幾句罷。你做了閣員，一定立脚不牢，人家把你略推一下，你便閣落落的滾了開去。實行那滾蛋主義，聽得人家常把國務員當做混蛋相看。有你入了內閣，真個成了混蛋閣員了。惟有區區烏菱，確是元寶的雛形。兩角翹翹，和元寶一般無二。雖然皮膚略黑一些，可是烏金的價值，比黃金尤其高貴。還有一說，你看軍界政界裏的得意朋友，誰也不蓄着幾撮烏菱鬚鬚。他們爲什麼要把區區的模樣，挂在嘴上做招牌，無非爲着區區的模樣，很像個元寶罷了。蓄了元寶鬚鬚，便天

天有元寶進門……說到這裏，便聽得一陣步履聲響。原來吃年酒的都到了。元寶一席話，就此打斷。接着便是主人讓客入席，舉着篲兒，說幾聲請用元寶。那幾位客人，都是饕餮大王轉世，無論乾元寶、溼元寶、董元寶、素元寶、硬元寶、軟元寶、長元寶、圓元寶，一一照單全收。喉嚨口開着專車，一起的解入五臟殿裏去存庫。可憐元寶內閣裏的五位閣員，完全犧牲，都一一下野了。（不是下野，是下咽、野咽諧聲）五位閣員下野（咽）以後，變做了甚麼東西，吾可不再提起了。

夫妻小說迷

吾輩向小說中覓生活，嬉笑怒罵之詞，奔赴腕底，對於種種社會，不憚筆針而墨砭，明知形容過甚，開罪必多，而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墨在筆端，不得不滴，知我罪我，誰復計慮及之。惟對於一般愛閱小說諸君，則奉承之惟恐不至，頌揚之惟恐不周，不曰：諸君皆明眼人，下文云云，度早爲諸君所窺破，即曰：著者隨意胡謔，支離誕謾，不值諸君一笑，尙望格外原諒。此等論調，皆含有兢兢小心，不敢輕慢主顧之意。又其甚者，對於閱者諸君，尊而敬之曰：看官，遇有挿入自己議論時，不敢稱吾，又不

敢稱著者。不曰小子云云。即曰下走云云。不曰區區云云。即曰在下云云。恰似前清微秩之對於親鄰上司。語語自稱卑職。又似末學後進之對於詞曹前輩。句句自道晚生。雖都是些假意兒。而小說家之奉承愛閱諸君。頌揚愛閱諸君。則已成爲一種相沿之慣例。即有少數老氣橫秋之著作家。提筆之始。即便張大其詞曰。讀我書者。當知我書之宗旨。如何云云。我書之章法。如何云云。此等論調。不似小說似講義。不似著者對於閱者之詞。恰似先生對於弟子之語。倘出於頭等老資格老牌子之小說家。人亦震於其盛名。不敢挑剔。而在吾輩爲之。閱者必以爲架子太足。往往閱不終篇。而即隨手拋棄者。小說家之招攬主顧。蓋如是其難也。此篇標題曰。夫妻小說迷。望文生訓。似係奚落愛閱小說者之詞。不出於奉承。不出於頌揚。而惟出於奚落。閱者諸君。又誰肯甘受我奚落者。見此標題。即已老大不喜。又誰肯瀏覽其內容者。雖然。諸君毋誤會。此篇云云。雖係奚落一般小說迷。而於君等則水米無干。秋毫無犯。萬不敢插入一二嘲笑之詞。君等不信我言。儘可閱至終篇。自見明白。倘有半言相侵。不妨向我理論。我當央託管城子爲代表。當衆脫帽。在硯臺上磕頭三百個。以贖我罪。

癖愛小說者分二類。一愛閱小說者。閱者諸君是也。二愛聽小說者。書場中之老聽客是也。本篇所述之小說迷。屬於第二類。著者即以滑稽之筆。發爲嘲笑之詞。而於閱者諸君。春水無干。當不慮其牴觸。著者亦儘可縱筆言之。不復吞吞吐吐。而有所顧忌於其間矣。里有趙先生與趙師母。一對小說迷之夫婦也。無論識與不識。偶及其名。輒異吻同聲。曰小說迷。小說迷。著者治小說家言。對於癖愛小說之人。靡不引爲知己。視爲恩主。稍稍聞趙先生夫婦名。則殊心儀其人。不知此一對小說迷。迷於目乎。迷於耳乎。愛閱小說者乎。愛聽小說者乎。亦既稱之曰小說迷矣。則彼等必浸淫於小說中。其批評小說也必精。辨別小說也必確。著者先後所著之小說。可百數十萬言。經趙先生夫婦之目染耳濡者。度必不少。吾深願一謁其人。試叩其對於拙作。感情奚若。設或洞見癥結。而發爲藥石之言。則裨益於吾之著作者。滋非淺也。吾志既決。乃躬造趙先生夫婦之門。而請與相見。趙先生年可三十許。狀甚粗獷。似不類研究文學者。相見之下。吾曰。君卽著名小說迷之趙先生否。趙先生以手抵几。大聲言曰。俺行不更姓。坐不更名。姓趙名又雲。綽號小說迷的便是。又戟手指吾曰。來將通個名來。吾爾時幾欲失笑。此來非營門搦戰。何遽作此疆場相見之詞。因以卡片授之曰。

僕係研究小說者。聞君與僕同好。特來就教。願假一席之談。以補十年之學。趙先生聞吾語。向吾注視不已。旋作猶笑聲曰。哈哈。可數秒鐘。又曰。哈哈。如是者三。旋又向吾拱手曰。不知先生駕到。有失迎迓。今天那裏來的好風。吹得先生到此。真叫做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於聞名。先生請上坐者。末將甲冑在身。不能拜見。只行個常禮罷。此種不倫不類之套語。大堪捧腹。吾忍笑入座。第曰。君熟於說部。隨口說來。語語都有根據。趙先生以手虛搖。其理想的長髯。含笑答道。先生說那裏話來。下官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德何能。敢勞先生謬讚。素仰先生大名。如雷灌耳。此番親臨敝寨。必有甚麼祕密機謀。前來賜教。下官願屏退從人。和先生商議軍國大計。旋又左右顧曰。左右們。爾等須迴避者。實則趙先生左右。並無侍僕。彼祇虛張聲勢。演此獨脚戲耳。吾曰。先生之於小說。不但熟極而流。抑且有色有聲。維妙維肖。趙先生曰。豈敢啊。豈敢。先生倘把別事動問。下官不敢誇下海口。自道件件般般都理會得。惟有古往今來的小說。俺這裏目窮五車。胸羅萬卷。憑着三寸不爛之舌。端的可以舌戰羣儒。說得東吳許多謀士。個個面如土色。先生怎樣答。包管口若懸河。滔滔不竭。先生倘不相信。俺願立下生死狀。撮土爲香。折箭爲誓。如有半字虛偽。任憑先生把俺推出轅門。斬訖報

來。俺這裏死而無怨。吾笑曰：何至於此？君乃言之過甚。趙先生奮然曰：大丈夫視死如歸，有何懼哉？先生且莫疑慮，但把許多疑難題目考我一考，便知端的。吾曰：然則將有以試君矣。趙先生驟然而起曰：小將得令，語次兩手分掠冠簷，作挽弄雉尾狀。吾亟曰：君且坐，勿頻作串戲狀，令人不安。趙先生乃歸座。且曰：做此官，行此禮，不得不然。

吾竊念趙先生之小說迷，可謂迷到極點。惜所迷者，都係陳腐惡劣之小說。度彼於近人著作，當必不甚了了。吾甚悔此一行也。旋念既來之，則安之。彼以熟於說部自命，吾不妨先叩以小說之支派。看彼若何置答。因曰：君既酷愛小說，則鑒別小說之眼光，當必銳利無比。聆君談論，似係服膺浪漫派小說者。確否？趙先生聞浪漫派三字，茫然不知所對。旋曰：下官和先生，往日無仇，今日無怨，你便要盤駁下官，也該用着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兩下裏在門旗下打話，不該把這江湖切口，前來作弄下官。吾亟申辯曰：安敢侮弄足下，且浪漫派三字，亦非江湖切口。君幸毋誤會。趙先生乃置浪漫派三字於口，喃喃誦之。可十數遍，忽大笑曰：先生袖裏陰陽，果然被我參透。先生所說的小說，我喜聽的，可是我的夫人，卻愛聽這種小說。先生如不見信，可請夫人出來相見，便知端的。語次，又左

右顧曰。左右們。快到內堂門外。敲動雲板。傳語裏面。春香夏香秋香冬香四丫環。伺候夫人。來到花廳見客。旋又笑語吾曰。先生暫請寬坐。夫人聞教森嚴。尋常細故。不肯輕出中門。非得下官自去相請。夫人那肯出見。吾曰。僕之來意。本欲暢領賢伉儷大教。得能相見。殊爲萬幸。維時趙先生已離座入內。一手拽其長衫。且行且語曰。提起腳欄裙。報入中軍帳。報報報。報與女元帥知道。外面有一位學究先生。特來拜謁女元帥。說有……以下云云。不復可辨。蓋趙先生已入內室矣。吾獨坐客廳。掩口匿笑。竊思此半癡半癩之小說迷。倘置身於城隍廟場。左醒木而右破扇。當衆說幾回露天書。真不愧一等好脚色也。

未幾趙先生重入客廳。向吾一揖至地曰。啓上先生。夫人梳洗甫罷。脂粉未勻。聽說先生到來。真是萬千之幸。他正傳喚梅香。替他更衣打扮。少頃和先生在客廳相見。吾又勸之就座曰。勿作此種種串戲態度。吾試問君。尊夫人既酷嗜浪漫派小說。君所嗜者。又係何派。得毋寫實派乎。趙先生聞言錯愕。厲聲向吾曰。先生和你無怨無仇。怎麼出口傷人。你既讀孔聖之書。應達周公之禮。你不聞古人道得好。叫做惡語傷人。六月寒麼。唉。豈有此理啊。豈有此理。語時。駢兩指向吾指點。狀若甚憤者。

吾亟剖辯曰。君誤矣。吾言君所嗜之小說。是否寫實派耳。趙先生鼓其腮。噓其唇。作憤極噴髯狀。旋又以手摩腹曰。噲噲噲。氣死我也。我讀徧了許多名家小說。聽徧了許多古今奇書。也有是神仙派。也有是義俠派。也有是忠孝派。從來不曾聽得有甚麼小賊派。便是梁山泊上一百單八條好漢。似乎有些盜賊行逕。然而到了後來。一樣也受大宋天子的招安。個個腰圍金帶。人人頭戴烏紗。真叫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說不盡的榮華。享不盡的富貴。誰是一輩子做盜賊的。先生卻說我只愛小賊派的小說。噲噲噲。這是那裏說起。真叫做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也。語訖。又連連作噴髯狀。吾笑曰。君肝火太盛。聽未親切。便動憤怒。我何曾言小賊派。我祇言寫實派耳。因為疏解寫實派之意。趙先生乃始豁然。俄而有若歌若謠之聲。冉冉而至。趙先生笑語吾曰。女元帥出來會客了。先生快和他相見。他是個三縉梳頭的英雄。兩截穿衣的豪傑。先生莫把他看做等閒之輩。出言吐語。須要格外子細者。

維時歌謠聲中。而酷愛浪漫派小說之趙師母至矣。師母年齡與趙先生相若。而濃粧豔抹。裝腔作態。爲純粹的舊社會婦女。衣窄狹之衫。曳綵縵之裙。與沈泊塵所繪之時裝美人無異。大約此等裝

東十年前當行出色。而今早罕見。尤可異者。裙下雙翹。約束如春筍。步至門口。趑趄不即進。而惟轉動其眼波。向客注視。恰如西廂所云。『門外簾前。未將小脚兒挪。我先目送秋波。』也者。吾乃離座而詢曰。來者其趙師母乎。師母笑而不答。扭捏其頸。而唱盲詞調曰。今日先生來到此。奴家有失出門迎。多多簡慢賢賓客。莫笑奴家禮意輕。塵上香茶無半盞。筵間水酒少三巡。且唱且行。且頻頻搖擺其手。轉動其目。若表演花鼓戲者。吾至是乃大失望。度彼腹中。祇貯得幾卷庸濫惡劣之盲詞。乃亦以小說迷自命。抑何可笑。趙先生見妻至。起而讓坐。師母笑曰。相公陪着先生坐。說說談談。講正經。重換香茶。休慢客。先生難得到來臨。奴家只在旁邊坐。不敢將身近貴賓。男女嫌疑須辨別。瓜田李下事非輕。吾曰。師母出口成章。不讓子建七步。飛卿八叉。實足令人起敬。師母曰。上覆貴賓。言幾句。這般謬讀。不該應。奴家終是女流輩。學不深而識不精。怎及先生才學廣。十年窗下讀經文。秋風桂子春風杏。一定泥金寫姓名。吾曰。科舉廢止已久。願師母勿復作此語。師母笑曰。先生莫把科名薄。一舉成名天下聞。錦繡文章非小可。名魁虎榜也該應。當時落難方公子。金殿傳臚第一名。勢利姑娘心內懼。翠娥小姐喜歡心。吾曰。師母熱於彈詞。僕已領教。不識彈詞以外。可會瀏覽他種說部。

否。師母搔首弄姿。沈吟片晌。乃曰。奴家雖是女流輩。唱本書兒看得精。雙金錠接雙珠鳳。玉連環接玉螭。三笑姻緣唐伯虎。馬跳圍牆張桂英。王孫公子千金女。後花園裏訂終身。時衰公子遭冤屈。運送佳人遭劫星。女扮男裝魁虎榜。代天巡按是紅裙。勢利丈人心很辣。貪贓官吏愛金銀。法場劫去賢公子。空閨哭煞美佳人。悲歡離合無窮事。奉旨團圓許做親。殷殷情節聞來熟。惟有彈詞是妙文。略將大概供君曉。先生自去細思尋。吾曰。彈詞情節。不過爾爾。僕所亟欲奉詢者。師母對於其他小說。作何感想。師母方欲作答。趙先生攙言曰。小說名目雖多。只有文武兩派。文派的小說。夫人早已講過。武派的小說。夫人不喜聽。俺這裏卻越聽越有趣味。鬧武場鬧得五花八門。打擂臺打得落花流水。遇見九天玄女娘娘。傳授三卷天書。結拜三十六個小豪傑。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打倒奸相的兒子。救出落難的佳人。江湖落魄。隱姓埋名。幹了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後來登壇拜將。挂印封侯。統領十萬雄兵。浩浩蕩蕩。殺上番邦。嚇得狼主爺爺。連連叫苦。巨耐妖魔助逆。排下迷魂大陣。官軍那邊。損失了多少人馬。虧得黎山老母。身坐靈山。募地裏心血來潮。曉得下界生民有劫。派遣兩位大弟子。同到紅塵。解免災難。兩陣圓處。

大闢法寶。畢竟邪不勝正。妖魔失敗。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從此番邦狼主。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聖天子大封功臣。欽哉謝恩。山呼萬歲。從來武派的小說。都脫不了這許多關節。先生以爲何如。吾曰。賢伉儷議論精確。莫贅一詞。但不識師母對於浪漫派小說。作何批評。師母聞言。向吾施一妙睇。旋曰。有言上告嘉賓曉。嘉賓子細聽原因。此事說來多曲折。容奴一一訴其情。萬望嘉賓。休性急。容奴休息兩三分。吾曰。師母儘可從容言之。不敢相促。師母於是搔頭摸耳。思索者可數分鐘。

既而師母乃發揮其浪漫派主義矣。其言曰。自從盤古分天地。三王五帝整乾坤。天地既分男女別。男女之間總有形。幾許才郎思小妹。廢寢忘寢悶沈沈。小妹有時思才子。夢魂常見俏郎君。才郎思妹天般遠。小妹思郎海樣深。才郎思妹身消瘦。小妹思郎意慘辛。卽此便成郎妹派。才郎小妹訂同心。描寫才郎和小妹。這般小說最歡迎。先生意下如何樣。何妨一一說原因。吾不禁大笑曰。賢伉儷對於小說。別有會心。一則以寫實派爲小賊派。一則以浪漫派爲郎妹派。想入非非。得未曾有。僕聞命矣。雖有他說。弗敢請已。請從此辭。趙先生夫婦亦不強留。趙先生曰。本欲請先生水酒三杯。聊盡地主之誼。只爲說書社裏。正說到武松醉打蔣門神。拳起處。打倒南山白額虎。脚起處。踢翻北海蒼

髯龍。俺這裏要去趕書場。不能久陪。先生須要原諒者。趙師母曰。本欲今朝留貴客。三杯水酒敬先生。無如要到茶寮去。唱書社裏聽奇文。唱來全部珍珠塔。馬調先生魏鈺卿。姪姪相逢情節巧。簡板漁筒唱道情。奴家難伴先生坐。先生切莫怒生嗔。語時夫婦同送吾出門。吾乃悵悵而返。

此一對小說迷。非小說迷也。書場中之老聽客耳。吾乃氣噓噓地。親造其門。與之商確說部。無怪乎文不對題。愈說愈遠也。雖然。因此一番糾纏。而作成我一篇滑稽小說資料。小說迷。小說迷。吾真感汝不淺也。欣欣且不遑。尙何悵悵之有。

高頭軍

軍隊來了。軍隊來了。白雪也似的軍衣。紅皮也似的軍韉。先先後後。整整齊齊。昂起着頸兒。仰眨着眼兒。口含着黃銅喇叭。唱着哦哦的軍歌。一種旁若無人兀傲自若的態度。委實難繪難描。這叫做甚麼軍隊。這便叫做高頭軍。

高頭兩個字。本是蘇州人一種土白。蘇州人諱言鵝字。只爲鵝字和我字。犯着嫌名之諱。譬如蘇州。

人見了一隻鵝，只說這是一隻高頭。卻不肯說這是一隻鵝。要是老老實實的說道，這是一隻鵝，旁人便要調笑他道：這便是足下麼？那便吃了口頭的虧了。閑話少說，編書的因甚要寫這高頭軍，其間卻寓着許多感慨的意思。一天，正是春盡夏來的當兒，在下偶從街上經過，卻見夕陽光裏，有一隊高頭軍，打從橫巷裏擁將出來，轉彎抹角，徑向直街上進行。惹得道上行人，都向人家檐下駐足。在下也避過一旁，讓那高頭軍完全通過以後，方才上道。可是這些高頭軍，雖然步伐整齊，卻是行走遲緩，填街塞道，阻礙交通。在下也只索放慢了脚步，一步一步的捱在後面。好在沒有甚麼要事在身，行路時多費些時刻，也叫做胖子的褲帶，全不打緊，並且可以利用這時刻，對於高頭軍下一番研究工夫。經這筆尖兒搦這幾搦，怕不又是短篇小說的一種資料。

哦哦哦的軍歌，唱得益發熱鬧，行一步，唱一聲，而且行路時大搖大擺，掂起着臀部，只在那裏亂晃。後面監押着一個童子，手執着青竹長竿兒。高頭軍走得慢時，竹竿兒便從臀部上打來，任憑打得急，高頭軍只是緩步輕移，依然很鎮定，很從容，不露甚麼慌亂的模樣。約莫走了十多家門面，有一家洞洞的開着大門，派人在門前迎候。望見高頭軍排隊而來，那人便在當街攔阻，不放高頭軍過。

去。卻把高頭軍的先鋒隊趕入屋裏。先鋒隊一進了屋子。那後面的軍隊不待驅遣便一一的進了這大門。古語道得好。他門下過。怎敢不低頭。可是這一隊高頭軍卻大不然。在他門下過。依舊不低頭。非但不低頭。卻把哦哦的軍歌唱得益發響亮。彷彿口唱得勝歌。身進凱旋門的模樣。在下向着那家門上望了一望。不禁歎了一口氣。可憐一隊高頭軍。口唱得勝歌的當兒。死神已跟蹤進去。分明上了斷頭臺。何曾進那凱旋門。原來那家不是別家。卻是肉店裏的作場。

人家豢養的雞豬鵝鴨。吃得胖了。總不免一刀之厄。可是死便死了。也要有個名目。宰了豬。吃的便是豬肉。宰了雞鴨。吃的便是雞肉鴨肉。可是宰了鵝。卻不說宰的是鵝。只說宰的是鴨。可憐這一隊高頭軍。都做了鴨子的替死鬼。死得不明不白。犧牲了身體。一些兒沒有名目。原來每逢春盡夏來的當兒。隔年的舊鴨。宰殺殆盡。當年的新鴨。只有個雛形。不堪供人大嚼。於是菜館酒館。和那熟肉鋪雞鴨鋪。想出一個李代桃僵的方法。卻把六十日的黃鵝。替代鴨子來受刀。黃鵝死了。依舊頂着鴨子的名。菜館酒館裏的全鴨燒鴨。那裏是全鴨燒鴨。分明是全鵝燒鵝。熟肉鋪雞鴨鋪裏的醬鴨糟鴨。那裏是醬鴨糟鴨。分明是醬鵝糟鵝。每夜磨刀霍霍。不知有多少高頭軍死於非命。做那刀頭

之鬼。生前是黃鵝，死後便化做了鴨子。到了來朝，任憑踏徧了蘇城六門內外，卻不聽得有人在那裏吃鵝肉。菜館酒館裏的菜單，開列的只有鴨，沒有鵝。熟肉鋪雞鴨鋪裏的招牌，標題的只有鴨，沒有鵝。高頭軍，高頭軍，我眼見你先先後後，整整齊齊，跑進肉店的作場，你尙是鎮定從容，不知死期之將至。我卻替你老大的傷感。你做了鴨子的替死鬼，白白的把性命丟掉了。人家只道死的是鴨子，卻不道死的是你。你可大不值得啊。

過了幾天，有一位朋友，請在下去赴宴。主人在席間說道：今天所用的燒鴨，預向菜館說明，須用鴨子的正身。不用鴨子的替身。座上有一位客人說道：現交夏令，館子裏所用的鴨子，正身少，替身多。以羊易牛，真成了一種慣例。主人笑道：拚了多化幾個錢，怕不捉到鴨子的正身。比及酒到半酣，廚司起手剛這鴨子，一片片的燒鴨，趁着熱騰騰的當兒，搬到席上。你一筷，我一筷，無多時刻，吃個風捲殘雲，爐裏片雪，盆兒裏面，化做了淨光王佛。方才的一位客人，自誇易牙知味，連連的讚那燒鴨肥美。使道：畢竟口之於味，人有同嗜。今天的燒鴨，確是正身的鴨子，不是替身的鴨子。又有幾位客人都附和着他的論調道：物到嘴裏，便識高低。要是替身的鴨子，怎有這般的肥美。可見舌頭便是

眼睛不必驗明正身，到了舌頭上，自會辨別真假。主人聽了，當然滿懷歡喜。可是驗明正身一句話，卻把主人提醒了，便道：「今天的鴨子，備承諸君稱讚，諒不是把高頭來替代。可是鴨子的正身，尙沒有驗明，畢竟是鴨子不是鴨子，須得驗一驗頭部，才見分曉。」當下傳喚廚司，快把鴨子的頭兒取來。喚了良久，廚司才慢吞吞的把鴨子的頭兒送上。主人舉眼看時，那裏是鴨子的頭兒，依舊是黃鵝的頭兒，不禁大怒道：「我早說要吃真正的鴨子，誰要吃這不堪的東西。說時便把這顆黃鵝頭，下死勁的向廚司面部上攆來。在下瞧在眼裏，暗暗的又起了一種傷感。高頭軍，高頭軍，你做了鴨子替死鬼，白白的把性命犧牲了，吃在人家的肚子裏，人家不見你的情，還要罵你一聲不堪的東西。你真是天下第一的呆鳥，世界無雙的冤桶，可憐啊可憐。」

鍾馗妹自由離婚

這一天家家門頭，掛着蒲劍，懸着虎符，預備慶賀那端陽佳節。這時候鐘馗老先生正坐在他那一間破書室裏，悶懨懨的長吁短嘆。因爲生活程序日高，經濟上狠有些週轉不靈，至於啖鬼生涯格

外清淡。所有那些忠厚老實的鬼，全行給他啖完。剩些奸滑刁頑的鬼，離得他遠遠的，不輕易給他撈摸得着。所以他這五臟殿，差不多要棟折榱崩了。他正在這時候不快活，忽的外面遞進一封信來。忙拆開一看，不由那嘴上一部稻草式的鬚鬚，一根一根的氣得直豎起來。嚷道：豈有此理！他居然也染這新潮，要自由離婚。哼，我做哥哥的，何能容你有這行爲，玷辱門風呢！他越想越氣，恨恨的將那桌子一拍，這一拍不打緊，那三隻腿的桌子，有些受不住了。霎時間崩冬一聲，桌上的杯盤早已跌得粉碎。他也無心再來收拾這殘廢桌子，跳起身來，預備到他妹妹那裏，責問他一個不守婦道呢。

鍾馗將那一扇破板門，攔了鎖起來。這才提着那又寬又厚又破又舊的皂靴，丁東丁東向大路上走來。正走過那一角菱塘，瞧見一個水淋雞似的水鬼，正往上扒。再也快活不過，忙搶上前一把撈住，才送到嘴邊，預備大啖。忽的那人喊道：鍾先生你連我都不認識。鍾馗再仔細一望，兀自失驚打怪的說道：哎，你不是大夫屈原嗎？今天是你的記念日子，你不在三湘七澤受人憑吊，轉鬩鸞鵲，跑到這裏則甚。屈原聽說這話，不由長長嘆了一口冷氣道：去歲湘鄂戰爭，早將我驅逐出境。我

我這裏雖清冷一點，倒反安靜得許多。所以不會遣回故里。但你我交非泛泛，可肯破費些，弄點雄黃酒來。我們在此暢談暢談。鍾馗聽這話，怔了一怔，說道：「這個恕我不能。我因今天舍妹要同妹婿離婚，我要趕緊去替他們調解，說着掉頭竟走。屈原那裏肯放鬆他，早一把將鍾馗的黑紗袍子扯住，望後一搥，嗤的一聲，直把鍾先生的陳絲如爛草的袍子，小襟上撕得一大片下來。這時候氣得鍾馗臉上，紅筋都暴漲起來，簡直要拿啖鬼的手段，預備來啖這無賴的屈原。屈原見勢不好，嚇得倒退了兩步。鍾馗才恨恨的說道：「僂僂僂你瞧，你將我這袍子撕毀，叫我怎樣走到舍親家裏。你先生雖說是我的前輩，我和你却没有這吃酒的交情，你不應和我開這個頑笑。這一番話，說得屈原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垂着頭沒精打采的，又向那一角菱塘走去。鍾馗這才拎着撕毀的一片小襟，趕奔他妹妹那裏。」

鍾馗到了他妹妹那裏，見他妹妹伏在桌上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休，忙上前招呼道：「我早聞得了你的信，怎麼要鬧這離婚把戲。你哥哥窮雖窮，到底總算是進士出身，你何能有這個舉動。他妹妹見他哥哥走來，說這些話，益發氣着他當日硬做主嫁給這個窮漢，措了措眼淚，不由冷笑說道：「哥哥

這話原不錯。但家裏柴無一根。米無一粒。妹妹不能就這樣活活餓死。早間起來。我同他說道。今日既是端陽。我們也要弄點菜蔬回來。應應時節。他不但不同我的話。轉捧着那半斤子書本兒。嗷嗷唔唔的鬧個不了。我同他吵了幾句。他竟和我賭氣出去了。這樣無柴無米的日子。在哥哥看。叫我怎樣過得下去。俗語說莫把時節空過了。倒碗清水蘸菖蒲。我今天真要個菖蒲蘸水了。說到此那眼淚。真個像珍珠似的。往下直淌。鍾馗本想大大責備他幾句。今瞧見這樣情形。自己也悔當日結這門親。過於孟浪。轉勸着他妹妹說道。離婚……這個却萬萬不能……這個却萬萬不能。

諸事不宜

旅行的快活。真快活。像我這回的所見所聞。怕從上古以來。沒有人經歷過。哈哈。陶淵明到桃花源。不過遇見些黃髮垂髻罷了。劉阮入天台。不過遇見個美人兒罷了。哥倫布遠涉重洋。魯濱孫飄流絕地。那裏夠得上我這回旅行的快活。

我這回旅行。本沒定下目的地。一見輪船。搭着便走。也不去管他是到日本。還是到歐洲。本來一個

人活在世上。總是飄飄蕩蕩。誰能自知前程。像我這樣。才可算是隨遇而安呢。

這位開輪船的。生平愛的是酒。這天他多喝了幾杯。一時高興。開足了機器。向錯的路上行駛。船上的搭客。大家嚷道。錯了。錯了。他揩了揩眼睛。向前一指。糊裏糊塗的說道。這不是吳淞麼。

輪船是從吳淞出發的。走了一天。那裏會依然到吳淞。這位開輪船的。真糊塗極了。搭客中有些航海經驗的說道。照理應向南。現在望西北走啦。但是這兒不應有島。那麼前面是那裏呢。那開輪船的。依然三分醒七分醉價說道。吳淞啦。我們又到了祖國了。

他們爭着吵嚷。却觸動了我的好奇心。不管他是吳淞。是荒島。比及輪船攔岸。大家不肯上去。我便一躍而登。只樂得那開輪船的拍手大笑道。這位先生。才知道我不會喝醉哩。我上了岸。一直向前走。大約走了二三里路。沒有瞧見一個人影。心中正自納罕。忽然隱隱見那綠楊深處。有一家人家。當下我走得乏了。口又燥。肚子又餓。忙向那人家走去。那人家兩扇門開着。却一些兒沒有人聲。我便登堂入室。直至臥室裏。見有男的女的。坐的坐。臥的臥。大家呆着。見我進去。只把兩隻眼睛瞧着。臉上顯出詭異的神情。不言不語。似乎動彈不得。我沒奈何。對他們說道。我走得很乏。很燥。很餓。謝

謝你。可有茶和飯送些我吃喝。那班主人聽我的話，益發驚奇不語。我見他不答，自己去找。這時已是午時，却找不到絲毫飯食，只有放在桌上的餅乾，可充飢。不管他肯不肯，胡亂吃些，又覓了杯冷水，喝了口，逕自揚長而出。那人家的主人，兀自呆着，始終沒有動，沒有開口。列位，試想，天下有這種奇怪事麼。

我出了這人家的門，依然向前走，進了城內，街道很寬，人家很多，但是偌大一座城，店家都關着，彷彿是罷市的樣子。在路上找不到一個人影。這算什麼話。好教人費解。莫非闔城的人，都和我適纔到的那人家，一樣不動不開口麼。正在狐疑不決的時候，對面忽然來了一位少年，那少年英氣勃勃，不像是這地方的人。他見了我，立定了，喊一聲同志，我答應着，相見既畢，他纔知道我是別處來觀光的。他嘆口氣道：敝處的風俗真壞極了。說來不怕足下笑落下頰。原來我們這地方的人，最崇拜一部萬年歷。一舉一動都依着萬年歷定，行止，今天恰好萬年歷上，明明白白寫着：「諸事不宜。」四個大字，所以他們一件事都不幹了。我笑道：照這麼說，大家如此迷信，豈非大交賊運麼。那少年道：這倒不消顧慮。到了這諸事不宜的日子，無論何人，連胸中念頭都不敢轉一轉，莫說出去偷

東西了。先生，你沒有聽見昨天的市面哩。昨天的萬年歷上，是宜剃頭沐浴。因此剃頭店和盆湯浴堂，都熱鬧非常。剃頭司務，因為來不及的緣故，把人家頭皮不算數的亂刮，刮掉皮，刮出血的，不計其數。至於浴室裏的秩序，更不消說了。先生，敝處這種惡風俗，真教人又好氣又好笑呢。兄弟在各國遊歷了幾年，回到家鄉，瞧着他們胡鬧，覺得太不成話，很想大大改革一下。無奈孤掌難鳴，他們轉笑我是瘋子……我笑着道：如此說來，今天是萬事不宜的日子，他們睡着坐着，難道睡和坐都不是一件事麼？那少年拍手道：對呀，我便把先生的這句話宣傳出去，看他們怎樣對付。說着，飛也似的自去宣傳。我瞧着這地方，決難久住，連忙依着原路，回到船上。幸喜開輪船的和搭客，吵鬧了半天，還沒有解決。見我回去，大家擁着我問道：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我道：不是吳淞，搭客們都質問開輪船的道：你如今尚有什麼話說？照你這樣糊塗，誰敢把性命付託給你？罷罷，你快把輪船開回吳淞去罷。開輪船的這纔無話可說，將輪船開回吳淞。

正在開船的時候，那城裏的少年志士趕來，高聲喊道：滴纔……城的先生，我有話問你呢。我忙答應着。那少年道：先生給你說了那句話，現在敝處把坐臥兩件事當作大問題，沒有解決的辦法，大家

坐臥不安。秩序反紊亂了。請你指教我。該怎樣對付。我聽着。暗暗好笑。隨口答道。蘇東坡說。『無事此靜安。』遇着諸事不宜的日子。大家靜坐好咧。哈哈。我只說了這句話。他們居然實行起來了。我回來之後。和朋友們講着。都很羨慕。央着我一同前去。我便找了那位開輪船的人。巨耐他因爲受了搭客的埋怨。早已把酒戒掉。如今頭腦清楚。反記不得當日的路程。這快活的幸福。始終只有我一個人享受。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四版

滑稽世界 (全四册)

【每部價洋一元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北京 太原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濟南 煙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衡州 南寧 梧州 汕頭 廈門 廣州
 南京 蘇州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蘭州 徐州 蕪湖 溫州

編輯者 趙茗狂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所 上海大連路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世界書局

